



尤菴集
五十三

墓表

共六十

~ 16
2410
54



和
2410
60-54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三

樂善齋

墓表

丹城縣監趙公墓表

時菴趙公有能詩聲然詩不能掩其孝 顯廟朝旌
其間配姜氏判書栢年之婦仁慈正順動有儀法天
錫爾類諸子皆克肖其第二爾重字景冠溫清定省
之禮飲食供奉之誠自少而無缺焉兄弟友愛懽極
頃篋聞人之善喜而稱嘆讀古人書必思踐行父母
疾病稽顙北辰冀以身代及喪哀毀甚喪制一遵文
公家禮李相公景奭朴判書長遠前後尉薦之為中
部叅奉以事罷坊民訟之於備局李相國端夏洪正



言受河皆自咎其啓罷之誤自 上特命勿罷俄而復罷而旋復部官例遷奉事以事就理而蒙宥換差宗廟署奉事兼差 山陵監造官屢月素食羸悴幾殆尊行戒之則曰吾親以草野布素遭 國恤輒不肉吾弟爾翻官懷德時亦然忠孝二字吾有所受之矣遷直長陞別提移主簿出監長水縣時兄弟四人皆佩縣符姜夫人戒之曰 國恩至此願汝曹勉勵圖報惟以恤民慎刑爲意諸兄弟嘗設壽席則姜夫人又曰以余之故費官廩盛設非謙約之道君克承慈訓洗手奉公愛民如子又勸課儒生修治軍政凡其政事無有遺善老少愛戴頌聲四馳坐前事被拿

邑人流涕騎一欵段就道來時所騎也吏民愍其顛仆買一馬以進君辭焉吏民又上言以累百斛米乞贖君而 上察其寃宥之憂吉以司饗院主簿除丹城縣監行過長水吏民皆歡迎曰吾舊使君也丹人聞風聳喜如得召杜君亦益勤化導親戚之訟止焉旣瓜遞歎曰吾旣永感且具爾多喪思與伯仲相依以送餘年自是不復有仕進之心君前後二縣邑民皆磨崖以頌之年七十六而没于 崇禎丁卯十二月三十日葬于溫陽之先兆配安東權氏主簿洞之女也無子以懷德第二子鳴遠爲後有文行中進士二女婿佐郎朴世寶朴再熙也鳴遠男文煥文斌並

外生若干人君讀書最有味於棖也慾焉得剛之註
說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
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此程子所謂讀論語得一
兩句喜者歟余於君族也且與時菴公爲同門生也
鳴遠故來請銘時菴公相禹其名也其先系皆具大
碑故不復著云

內弟郭君墓表

內弟郭君文耆老汝以遺腹生於 萬曆壬子沒於
崇禎己酉其考諱鍵祖奉事諱自防以忠節旌閭其
系本出玄風而移籍善山妣交河盧氏僉使克咸女
君幼失學僅讀小學等諸書而生質甚美見善從之

聞義則服事母至孝親沒執喪甚嚴奉先必依於禮
故雖處貧約而家法有可觀者娶慶州李氏生六男
曰檢槽杉柄檣梔二女適申煇申炯季幼我先妣奉
事公女自君始生抱持而泣曰承先人後者惟汝而
已至誠撫育君亦事之如母視吾兄弟有同同氣君
嘗曰吾不恨無衣食而恨無學也然學焉而不能行
者亦不取也故其羣行綽綽人有不可及嗚呼君真
所謂吾必謂之學者歟墓在懷德治東息藏山麓檢
妻朴氏從葬焉

新昌縣監朴君墓表

余中表弟朴君纘先善述自少身有過直言不諱余

愛其質實無偽以爲可與爲善也後遭亂寓其里巷日與之處察其言行無不皆然蓋其祭先誠慤事庶母如母與姊壻析著無所靳愛鄉里稱之奉養孀姑愛敬俱至其姊不恨其無子也蓋余外兄金都事流行義修飭君就而受小學金兄嘗曰汝母徒讀此書必以服行爲心君敬信其言故其善行之多如此矣君尚州人始祖甄麗朝大官本朝世勲僉正與其弟世熹俱爲己卯清流嘗居南陽南陽人皆以祭社是生忠佐贈承旨是生致敬贈叅判於君爲祖也考諱廷璉察訪妣鄭氏叅奉澤之女有婦德君生三歲而孤稍有知鄭氏教之有方又使之從師二十

八中崇禎己卯生員己亥蔭補叅奉例遷奉事直長陞義禁府都事丙午除新昌縣監始以治績聞以事遞歸扁其所居堂曰慶恩自叙其意曰累世終鮮至於余而子孫衆多是先世積善之慶也身無才德而官至分憂是聖主罔極之恩也年五十九而卒于庚戌之四月廿八日配洪氏先沒而祔焉其考同知時挺也洪氏性甚婉孌事姑以誠子商皓商逸商翼二女適李顥李敏坤繼嬪正郎韓暉女生二女適金夏弼成獻徵君秉心醇謹而性又疾惡不爲崖異之行而亦不同流合污故鄉人多不悅者而有識者愛敬焉然知君者莫如余也故書此以表其墓云

學生朴君墓表

嗚呼朴君伯馨之墓木拱已久矣每思之未嘗不酸
噎也伯馨事母至孝躬自漁獵甘旨未嘗缺如或不
得則遑遑焉不能安處其母性嚴或嗔責加於非意
則益盡和柔之色得其悅豫然後乃已所居無士族
佳辰令節扁邀村中嫗孀設蔬果酒醴因歌舞於前
或抱膝吮乳以娛戲焉尺布斗粟必任其財處凡其
所欲小無所違以故雖貧儉孤酸而家內常融融焉
其叔父老而窮每致於家爲酒食以養之其叔父喜
曰吾有汝吾忘其無子也常以不識先考顏爲至痛
語及必淚下如雨忌日則必素服危坐以達夜旣長

成均生員郭文崇仁聞其賢而女焉遂屈首受書儕
輩以年多學少頗侵之則亦笑而受之曰固也常曰
吾幼而無學困蒙此極吾生子則誓不使嚇雀而使
專於書旣而生二子曰再茂益茂益茂纔學語便教
以書以至娶婦生子無一日不讀書今 上壬戌登
第嘗以政院假官入侍記事今爲契樹督郵乃泣而
言曰此我父之教也獨不使我父見之豈非至慟也
盖伯馨於 崇禎乙酉十月二十七日歿矣初葬黃
澗縣西後卅年配郭氏歿改卜永同縣西後丘里午
向原而祔焉伯馨密陽人其先出自新羅王赫居世
有時庸官直講娶永同典客令金令貽女因家于永

歷四五世圭組相仍曾祖起宗副司直祖廷弼受學於其叔父挹清堂諱嗣宗又師事重峰趙先生考泐早夭妣丹陽李氏四女壻朴士謙廬以元廬以性林東夏也再茂男昌百側出曰昌億益茂男昌萬二女幼二廬及林皆有子女嗚呼伯馨善人也余每見其事母孝以及其叔父謂人曰能言而行不及甚可愧也相好甚篤焉伯馨名一桂始生其叔祖諱廷老願如胡一桂遺腹而顯故名之云時 崇禎乙丑陽月日友人恩津宋時烈述

外弟金君墓表

君諱灝字靜甫其先永同人高麗太子詹事益光其

始祖也自是世有大官 本朝文平公守溫以文章勲業顯 成廟朝封永山府院君其後稍不振至君祖考諱廉謹孝友出天成大谷運亟稱之是生副護軍諱好德護軍娶恩津宋氏其考都事諱應期都事公竒其資稟絕異教以經史諸子淹貫通達識見超詣真女士也生二子長都事浣君其季也都事有學行君從而受學都事先父母沒君專主家事孝養父母極其誠意躬自漁獵久益不怠居常務以悅親爲事護軍公沒宋夫人與君哀感甚忽有白燕來巢宋夫人泣謂君曰昔吾祖考奉事公居喪有此異今日豈爲汝乎蓋宋夫人賢君而不自有也宋夫人年高

多病君侍疾六載辛勤憂苦目不交睫者始終如一鄰人感其誠爭致養老之物及喪哀毀踰禮既葬守墓晨夜環而號哭雖雨雪不廢竟不勝喪以 崇禎甲辰正月二日卒得年僅四十九墓在清州青川縣邵谷山丁向之原君推其孝以友兄姊視其所生一如己出嘗析著以其所得推與長兄曰當厚於奉祀之家君之羣行固多可書而撮其畝則孝友也君可謂本立者歟使之天假之年則其可觀者必不止此矣娶星山李東美女大司憲彥忠曾孫也男長得洙次得泗得沂得汶得沂生員得汶武科女爲李秀仁妻得洙男震孀女爲洪晚徵妻其餘二子三女幼得

泗二子五女得沂二子得汶二女余宋夫人之姪子也於君爲內兄詳知君內行之篤而生員趙匡漢重峰先生曾孫也嘗與君鄰居徵君事實甚真云 崇禎甲子三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處士柳君墓表

公州長尺面大江之北有奇士焉曰柳君燁然字仲明跌宕恢偉制行不拘小節與人言間以諧謔聞者時或絕倒然遊從必擇其人鄉里有不善者視之若浼最愛人倫聞人有孝悌實行者若己有之人或勸之仕則只以戲語答之亦不爲崖異之言與余韻氣不同而亦不能相捨余嘗得罪竄北君相隨渡漢江

踰鐵嶺至于德源相留一月而歸臨別亦無愆勞語
余赦還入華陽洞杜門端居君又尋到相守窮日夜
談話忽歛衽曰得聞程朱格言恨不早知也自是來
往不絕雖木食澗飲亦不見其厭色也嗚呼今其死
矣何處得來君生於 萬曆己未沒于 崇禎後丙
寅得年六十八葬于州東鳴鶴洞之先兆君晉州人
始祖文化大丞車達爲麗朝名臣其後彥玠以功移
封于晉 本朝辰全判書溶府使 贈判書珩統制
使 贈議政府院君忠傑翊衛 贈叅判是君高曾
祖考也妣具氏綾海君宓之女繼妣李氏其考直長
元英君繼妣出也配李氏籍全州持平守誠之女附

葬焉男星彩星徵星晉星彩府使四女壻縣監李儀
朝奉事趙儀漢武科鄭濬士人白時勉也內外孫曾
多不能盡錄嗚呼君以傑然之才文筆亦脫俗驚人
若將有爲而竟沉晦以沒可勝惜哉君所友李相翮
仲羽兄弟云

通仕郎李君墓表

李君敬夫侗宕俊偉見人不善大言斥之雖達官要
人無所顧忌詩酒碁局談諧笑傲人觀於外者若不
爲儒縛然內行淳篤定省之禮居喪之節旣盡其誠
處兄弟以愛接親舊有恩教子以義方謹於辭受之
際安於空匱之苦嘗謂其子曰人而不學無以爲人

吾早孤無教到今面墻雖悔曷追汝須勉旃勿墜家聲蓋君豪爽不羈胸懷坦蕩一切遺外事爲而其謹於備行皆非世人之所可及嘗學公車業而於得失泊然也 崇禎九年天地翻覆遂絕意進途人勸之仕則曰當今之時自非孔孟大手段則無可出之義也每誦朱子讜議序而太息曰秦檜之罪萬死而不足自贖今日臣子當以朱子爲法而扶植大義也觀象官以僞號易大統君輒削去復書以 皇明之舊又嘗遺命其子以明其志焉嗚呼君可謂有大焉者也凡人大節雖或偉然而小者或闕焉君則兩皆可觀此豈今世之人哉君諱涵咸平人初祖彥高麗

神武衛大將軍 本朝從生成城君謚莊襄於君爲六代祖高祖世蕃府使曾祖允實副護軍祖瓘漢城右尹考復元進士妣驪興李氏議政府右叅贊友直女君先娶同知中樞府事宋希命女甚有婦道常以小學女戒等書自律先沒而祔葬于公州之東華洞後又移于全義治東五里許甲坐之原君墓之右男相吉生員以太學薦曾爲齋郎累遷爲地部郎時任全義縣監士友推重焉繼室元氏生一女適進士申錫漢側出植吉柄吉內外孫摠若干余屢從君遊竊矚君心事而自愧其庸陋每接其言談必愴然若有失矣今書墓石之後而神思衰落不能形容其氣象

徒切悲歎而已諸子以君遺命題其石面曰有明朝
鮮李某之墓云

副司果李公墓表

昭德大夫龜川君謚忠肅公諱晬在昏朝時率諸宗
班疏斥姦兇竄配窮荒癸亥 反正首被 褒寵
仁祖大王優禮尊屬克享光榮其第二男曰蓬山君
諱炯信娶清州韓氏女 天啓辛酉生公諱塾字學
而少善病不能致力於學嘗歎曰所貴乎人者學問
而知人道而已顧余不幸失學矣謂諸子曰汝等勉
之公孝友純篤事繼母無違志繼母韓氏亦慈覆深
至宗族於其兄弟不覺其異出焉公配宋氏没人或

勉以後娶以爲養者公曰娶而不賢則於諸子不便
矣 崇禎甲寅 仁宣王后昇遐公充差 魂殿執
事官見忤宦寺而退後七年庚申十二月初三日以
疾卒辛酉正月葬于廣州樂生里宋氏祔焉宋氏郡
守鉉之女端一淑慎年十九有行享年五十一四男
箕疇箕範箕仁箕傳箕範進士箕疇生著顯著先其
餘男女皆幼嗚呼忠肅公旣忠節輝赫而箕疇又篤
志力行士友推重焉公之行業可謂有自來而又有
所往也箕疇與余久相遊從余於公家行耳熟焉故
使著顯來請銘銘曰

顯顯忠肅如劉宗正公承厥緒孝友之政有子而賢

是謂胤慶福祿未艾惟天之定

通德郎金君敏墓表

麗社北牖有籠巖先生金公澍奉使還至鴨綠江聞之卽迴車還入 大明不復返以盡臣節有一子事本朝至文戴公應箕官左議政與靜菴趙先生及其婦弟安貞愍塘期回世道先己卯没而免焉郡守世孝叅奉善孫其子若孫也君叅奉公之玄孫也曾祖澄祖克忠皆不仕考缺別坐妣海州吳氏生員雯之女君生而仁厚信實以行義稱於鄉里市南俞公棨賢君深且舊秉銓時言於僚窠曰此兼且籠巖之裔也未及注擬而君歿於 崇禎甲辰得年四十二臨

歿歎曰吾以名家子孫不幸早孤亟欲興衰起替而今且死矣上有八十偏母吾死不瞑矣君事親顏色必溫甘軟必具以無兄弟奉養不忍須臾離有一姊相愛甚至嘗奉親就其夫家兩得其慰悅雖世業蕩殘未嘗以財利見惡於人亦不言人過惡故人皆以善人稱之 孝廟賓天葬前不肉此亦人所難也配鄭氏縣監以壯女有三子昱昌最二女壻趙鳴岐尹棡也君常讀小學書手書中庸出入必相隨其善行蓋有本焉昱從余游有文行爲請君銘古語云愛其人愛其屋上烏噫君與昱固可愛而非籠巖公之風節孰能使人欽仰而以及其後承也市南亦賢矣哉

司僕寺判官李君墓表

完山李汝源遭亂落南寓居于俗離山下時以儒爲名者來在不遠地遠近趨風猶恐後人君獨不往來抱經史探討於寂寞之濱旣而蔭補繕工監監役陞出爲六品職司畜署別提司憲府監察懷仁縣監皆其履歷再爲監察以義禁府都事出監比安縣歲值大侵賑事爲一道第一旣有品服之 賜繼下增秩之 命以臺諫言反汗而只 命準職差遣凡七年不離比安又歷翊衛司翊贊引儀兼漢城叅軍其稍陞者司僕寺判官今 上乙卯用準職前 命拜軍資監正時以儒爲名者得志肆兇遂改正又撫前事

編配 命下而獲免焉自是更無人世念築室于驪水上爲終焉計未就而君没于己未四月十九日得年五十八君有才無命丁丑亂後連喪考妣三兄弟相繼淪喪入而舍恤出則靡依小大六喪心力殫竭四門之孤寡衣食百須皆由君拮据以生以居蓋君內行旣盡於鞠凶及居官賑死手拊口濡俾無捐瘠其仁矣哉 聖上察其勤苦 恩褒甚渥儉人蒸間竟至屯膏可勝歎哉第於羣陰閉錮之時括囊塞竇不亂其志可謂賢矣在縣時手寫孝經劖剔以布其化民亦可謂知要矣君諱敏道國姓 世宗大王別子密城君琛其始祖也會祖克綱僉正 贈贊成

祖申祿監察考德輿脫略名利不仕而終焉妣沈氏
青松大姓進士壯元愉之女國舅府院君綱之曾孫
君娶廣州安氏封淑人護軍謹之女護軍完陽府院
君李忠元之外孫淑人婦德備焉先歿而葬于驪州
地今將遷祔于廣州治東局正洞君墓之左有一男
曰世顛進士四女婿縣監朴泰延士人李沈南龍伯
生員宋相曾內外孫曾摠若干余於君猥蒙不鄙山
齋溪舍動必相守講論古書必兩忘其所趨君沒時
余待刑海外聞君之訃懷舊而屢出涕焉今因進士
之請略書其墓石銘曰
物以羣分辨之早辨孰謝利祿而能向善惟君有守

儉德辟難內省不疚克窮何歎巧者過此應有媿汗
全義縣監李君墓表

廣平大君墓在 獻陵之北麓其子孫以族而位焉
惟全義縣監諱益輝字晦叔別葬于通津縣南陵洞
里癸坐之原君廣平之九代孫也廣平生永順君溥
文章勲業冠冕宗英高祖諱仁健縣監 贈贊成曾
祖諱郁郡守 贈領議政祖諱厚載僉知中樞府事
贈叅判考諱迥文科掌令 贈大司憲妣尹氏坡平
生員興坡女君自幼有孝友行年十六又三十丁內
外艱以善執喪稱事繼母李夫人君出居郊外手持
鄉味以進李夫人受而嘗之則喜見於色李夫人嘗

染癘君侍疾益謹終亦無恙人益異之蔭授水庫別
檢陞主司導簿出爲全義縣監爲政勤謹敷民安之
嘗結小屋於京裏仍置之而不理曰見爲官不可營
私文谷金相公壽恒亟稱其遠嫌中年哭內小兒女
滿前家事益旁落人或勸之仕君不肯曰向人費乞
字耻也年四十六而歿于 崇禎辛亥七月十九日
配恩津宋氏先歿而祔焉宋氏考直長時煜也宋氏
安詳柔順六親稱之男洙直長沂業儒五女適柳禧
進士安相夔安瑞九洪胃華沈璋內外孫並若干迂
齋忠貞公諱厚源僉樞公弟也迂齋常弟視余余仍
與君熟焉今其弟遇輝君晦爲之有請遂叙次如右

而係之辭曰

舊有滄江趙先生其名曰涑迂齋公石友而君之尊
屬而不苟毀譽于人嘗稱君內行純篤茲足不朽於
永世故使鏡之於墓石

從仕郎朴君墓表

吾中表弟朴纘先善述有子曰商皓字公翼自幼少
時問字於余余察其言爲其不合於義者蓋寡矣以
故父母稱其孝鄉黨稱其弟可謂善人矣若論其實
則世下俗偷喪禮先壞君之考愍君喪慈而毀瘠欲
滋以薑桂君不忍焉至被箠而猶不聽其考亦泣
曰其至性如此父不得而子也事其繼慈一如所生

友弟妹益篤其考益愛重之其考病甚將拜醫問藥其醫厭煩塞竇不納君乘墉而哭醫感而副其請以誠病遂已後又在京病革君徒步百舍然後奴以馬追至前後侍疾雖晷刻未嘗入處私室及喪吊客不忍聞其聲 上之初服姦黨肆兇君痛所事寃誣奔走遑遑以求訟辨當是時可謂危脆之極而猶不肯與匪人同事又使諸子廢舉業及其更化之後則又守靜無心進取君最與其外兄鄭進士慶欽善叔友義篤至善叔自京來而病沒君哭之如天倫殯於家而割地以葬此足以警薄俗矣君之外內實行無不可觀惜乎其半途而稅不終其成就也君以甲子卒

於其六月三十日得年五十四葬於報恩之舍林驛甲坐庚向之原君尚州人甄爲鼻祖世爲簪纓族本朝世勲與其弟世熹己卯名臣南陽人並祭於其社曾祖致敬贈叅判祖廷璉察訪與吾先君子有姻好察訪出爲族父引儀賢能後娶迎日鄭氏生善述君之妣南陽洪氏 本朝開國功臣吉叻之後同知時挺之女君之配曰光州金氏別檢自鍵之女三男曰禧慶來慶履慶二女適黃鍍成休徵余於君差先一飯故君自幼從余甚久相視甚篤而知之甚詳今於叙其事行老病垂死十遺八九嗚呼歎矣然後之觀者足以知其槩矣

永禧殿叅奉閔君墓表

余友閔公瑞自江都留務所以書來曰吾子鎮夏亡矣吾既哀其夭且無嗣重哀其高才美行埋沒於來世願藉子一言以表其墓余甚悲其意不忍辭而叙之曰君性質異倫自能言卽了文義其發問常出人意表未齟其外王母故爲隱語曰吾年二二十十二也卽曰然則五十二也聽者竒之稍長容色秀朗思致精明書史聱牙迎刃無礙又得人之善惡吉凶於辭氣之間最長於稽古以至士夫氏出能究悉源委雖專於族姓家者無以過也於他技亦不學而能事父母順敬處兄弟友愛閔氏祭祀謹禮君執事周詳

未嘗失儀與人淡若無情而賢愚之分甚哲爲文以繩削無瑕爲主君自少善病癸丑十月廿五日遂歿十二月二日從葬忠州天登山下其祖考觀察公兆下得年三十一其世系具載觀察公大碑君字茂弘嘗爲生員補齋郎君生長名家才行殊絕儕流日望其成就立揚以賁世道而遽屈遠圖豈非命也公瑞卽大碑所謂慶尚道觀察使也娶府使洪灑女生君妻趙氏觀察使龜錫女嗚呼古人有言仁義之世父不哭子以公瑞之仁戴麻扶杖呼天而慟年未周甲而有三年之喪三焉其理豈不爽也余於君病時就而問之其歿也以勿爲永傷以慰君孝心勉公瑞今

又表君之墓而踏襲前言曰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已乎茂弘竟何爲哉嗚呼可悲也已時 崇禎闕逢攝提格孟春日恩津宋時烈述

君閔氏適孫今 上元年乙卯觀察公上疏乞以君弟鎮周之長子宗洙後君 上特許之程子嘗曰長子雖不得爲人後繼祖之宗絕則亦當繼祖爲後閔氏家法其正矣哉君之祀仍亦不絕地下餒鬼其歆艷者幾何也

金華叟墓表

姨弟金君光老其字華叟其貫光州其先出自新羅國王有王子興光遜于光因籍焉 本朝大司憲若

采四世而有叅奉克耻是生進士愛胤是生府使益亨是生通仕郎震復是生忠義衛慎孝無子君其三從弟主簿慎己子君旣爲忠義公後奉祭修墓等事無不盡其誠心所後妣孺人郭氏忠臣奉事自防女天稟卓然實有女士風寡居五十年身持門戶所以使夫家基業不墜者其規模嚴密各有道理君承藉繼述不懈益虔又惟繼序之重取從姪爾煥爲後以永其祀可謂能子矣嘗居鎮川及長以爲沙溪先生是大憲公八世孫而其宗族門人多在連山實鄒魯鄉而我邦族也遂移就之連山人賢之處以黌舍之任君恪勤修舉能使廢墜完復人益多之君年四十

八没于 崇禎癸亥葬于青山藝谷里娶從仕郎洪
思道女有三女適生員朴泰錫士人李命鐸安太夤
孺人視余兄弟如己子余兄弟視君如親兄弟而其
行義又有可觀者故相愛特厚焉今因爾煥之請略
書于墓石如此云時 崇禎丁卯正月日姨兄德殷
宋時烈述

進士俞君墓表

進士俞君命弼直甫市南公之仲子胤甫天曹之弟
也君生時市南公有異夢三歲市南公與往鄰並適
新雨溪漲君牽衣止之曰水渾恐不可測四五歲能
綴文一日見蓬頭兒君指曰此正有巢氏也七歲市

南公指道傍石佛而問曰是亦有父母乎對曰萬物
皆以天地爲父母也嘗隨市南公任所見客苦寒請
贈以一衣當收糴負者就囚君又進曰恐彼凍斃於
獄中請姑約日而遣還之見有癯丐者則必請施與
見有戕命者則必惻然止之市南公嘆其仁愛之出
天也十一市南公言事件 上旨 讀古詩忽伏而
涕泣問其故君曰近聞大人將有遠謫此詩有父子
相離語故也廿一魁進士人皆艷稱而君未嘗以是
自多大學推以爲掌議君辭不就廿五市南公没君
號慕如不欲生與伯氏執制不懈人比以二連越四
年又遭母夫人李氏喪又廬于墓側只以一蒼頭自

隨其居處飲食見者無不愍而憂之未幾疾果作以
己酉正月十三日三十歲而沒於廬次胤甫繼逝遠
近聞者無不傷悼君疾徬妻閔氏欲就廬外具藥物
君拒之曰婦人不可近喪次噫以君質美養之以正
文之以藝是宜立揚終孝而其愛物之心足以有濟
於人而苗而不秀又死於孝無以勸人子之善居喪
者是尤可痛也閔氏牧使燾之女一男曰敬基女未
行嘗聞君幼時市南公嘗醉而指曰咄我其先爾耶
爾將先我耶今君略有數年之後而其不遐之徵則
已見於當時矣抑以氣清數局之理而知之耶余市
南公游也以情義之篤銘其三世四墓韓文公所謂

亦觀居此世者何如也者斯實語也

烏川鄭君墓表

君字賢哉圃隱先生之十世孫也生於 崇禎丁亥
沒於乙卯正月廿五日君性至孝親病割一指進血
又將以一指繼之其從兄抱持甚堅使不得運手親
既沒怨其從兄久不相面稍長有志於學讀聖賢書
堅固刻苦不幸遽至於此嗚呼惜哉君無子臨絕顧
言曰以兄子績卮嗣我君考曰雲翼監察祖曰儁典
籤曾祖應善別坐君嘗從余問字余甚愛其志行期
以成就矣今不忍無言書此俾刻于表陰而題其面
曰烏川處士鄭君獻徵之墓云 崇禎乙卯月日恩

津宋時烈述

進士金君墓表

今水原府使光山金侯益勲初葬其子萬壻於廣州地以今八月十八日改窆於本州草月面伐川里負亥之原其字某生有異質性且孝友少能好讀書尤長於綴文嘗於春曹例講童卯之日記誦之敏詞華之闡超出羣隊君齡僅九歲沂川洪相公時以宗伯撫頂稱賞人皆艷歎丙午與其兄萬塚中同年司馬君齡十九仍復發解大科及詣庭對寫力不贍儕流先對者有欲助其文字君正色曰國家有取人法不宜苟借人力終不聽士友間尚傳其說其所以直內

而方外者出於天類如是 崇禎己酉某月某日病不起得年僅二十二其妻漢陽趙氏知事緯韓之孫郡守億之女君沒後六年甲寅又沒自失所天以後必期下從同日合葬果如其願其烈烈之行尤不可使煙滅者也有二子俱殤只有一女其父愍其無嗣以必繼其後之意屬於子姪夫金氏以麗朝八代平章入我 朝尤大顯君之祖考 贈領議政行吏曹叅判諱槃曾王考沙溪先生文元公諱長生高祖考大司憲黃岡先生諱繼輝外祖丙子死難臣府使金瑄也以君之才學行誼生於大家人孰不以益大其門戶爲期而不幸早夭且無嗣續可哀也已 崇禎

甲寅九月日老先生門人恩津宋時烈識

金生昌肅墓表

嗚呼此清陰老先生族位之地而自號三古齋金生之墓也生始生而先生接而名之曰昌肅蓋取洪範之義故其字曰仲雨翌年壬辰先生沒生既省事則取讀先生遺文曰曾大父知我而我則不知焉蓋將傳其業而不幸短命以癸丑十月初三日無子而終焉蓋既終而其父壽增延之錄其言行乞銘於余甚矣延之之哀之至而生之志行之可惜也是宜學周秦尊敦之文者述其事而斷荆玉一片鑄以露薤籟蚪之體立之幽澗之邊秋桂之陰而識生之墓矣然

亦何忍諉此而辭以文鄙也其先系己具先生之表陰其外翁叅判曹漢英而婦翁郡守李紳夏也生英秀穎悟學語時便知文字稍長卽好古文及古書而畫亦不喜今人故自以名其居而於外物則漠然無所好於是乎其貌泊然而止其言溫然而簡其行潔而修人見之翛然若塵外界人而又鄙俚之言不出乎口浮靡之習不設乎身則是又儒學家規度也精英之氣達於外和粹之容接於人則其充積之符也技方蒼囁百家之言間之於經傳之餘則劬於學而能博者也知病之不可爲而安閑整暇酬酢如常無一毫怛化之意則又可見力之定而知死生之說者

也嗚呼此所以延之之慟之至而不能已者也然生
愛親甚至自幼及長不忍暫去其側則其孝心之純
篤也退之有言曰願勿永傷以慰孝心此可以少抑
延之之至慟也否此猶未也則退之又有言曰死而
不朽孰謂其夭嗚呼斯其可以庶幾否乎嗚呼是亦
難忘者耶延之謂余曰願使吾兒不朽噫生自不朽
奚用贅爲只以告今後之樵童牧豎曰爾母或躑躅
歌呼於此此三古齋金生之墓云爾 崇禎甲寅三
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通德郎權君墓表

安東權致道泣而言曰吾弟顯道亡矣顯道生而秀

朗性警敏質直好看性理書如易之圖書書之期三
百無不涉其流而溯其源下至京郭方技亦汎觀而
知其說嘗與諸生上書于今 上殿下斥鑄積之姦
以訟其冤陷人挈家屬溯大江入清風府先墓下杜
門端居不與人往還歲庚申世道更始始從公車發
解于東堂吾早孤只與二弟爲命而期望於此弟者
不淺矣不幸棄我而先矣吾重哀其短命學未就志
不遂願得子一言以表其墓余因致道得其人熟矣
况世誼甚厚雖病且死顧何忍辭顯道名尚明權氏
自高麗大師幸爲東表大姓擬諸中朝之江漢族曾
祖察訪諱霍祖諱聖源以名進士嘗掌泮宮議倡多

士首請文成文簡二先生從祀聖廡卒官府使考執
義諱格清名直節顯於 孝顯朝妣李氏九畹諱春
元之孫都正楚老之女九畹實爲 宣仁朝各臣顯
道娶觀察使李世白女生二子二女其長子燮年十
四顯道生於壬辰六月初八日没于 崇禎甲子二
月十日没時神氣了了處後事纖悉可知其有定力
云銘曰
清風西趾江彎谷邃權氏世位顯道密邇妻兒薦祀
先靈臨視是爲受祉退之曾謂

金生昌立墓表

昌立金氏子字卓爾父文谷相公母羅氏君英特秀

朗雖鋒穎勃勃而亦慈良豈第十歲隨相公南遷能
乘馬馳驟尺視千里已大肆力於文學於詩經力最
專焉近世鄭君平以詩各人以為有貞和格致君獨
曰只得其枝流惜乎其不根於性情之正見人雖甚
披猖必欲與同歸於善繁華玩好一不以綴意君既
孝友慈仁出於天又陋今希古然意氣粹發於心則
曰欲飲醇酒日諷咏雅騷登華岳俯滄海既酣輒誦
太史游俠傳慕悲歌擊筑之遊蓋迫隘今世之卑陋
其清明豪爽之氣不自禁也父母甚鍾愛有兄曰昌
翁志尚出於類君日常師用兄弟間相謂知己 崇
禎癸亥君年十八病痘瘡其十二月二十六日以逝

其葦也嘆曰吾何貽父母憂至此明年二月八日葬于楊州栗北里去其曾王父清陰先生祖同知公墓五六喚近其先安東大師宣平也君娶太學士李敏叙女有一女其兄知己者爲立傳余又悲文谷語識其墓如此嗚呼長逝者魂鬼其有知否乎旣葬五月恩津宋時烈記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三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四

墓表

朴承樞夫人任氏墓表

判承樞朴公淳死 太宗命賜其妻任氏墓地禮葬焉任氏大司憲獻之女也蓋我 太宗朝 太祖大王移御北關之咸興前後問安使不得還後當遣使太宗問誰其可者承樞公性忠直清白常慷慨自許事君當盡臣節卽對曰臣請自往公 太宗所眷重者未卽許公復曰臣爲君死乃其職爾衣君食君而臨難苟免臣所耻也始公於 太祖爲布衣交欲以誠意感動 天意回蹕于京師也行至咸興遙望

行在所公故以子母馬繫其子于樹而騎母以行則相與躑躅回顧移晷不得進 太祖臨眺而恠之於是公上謁 上欣然叙舊賜以酒食曰爾何遠來見我耶公對曰竊不勝犬馬情欲一瞻 天顏而死故臣來耳 上曰爾繫子馬于樹何也對曰妨於行路故繫之則母子不忍相離雖微物亦有至情也公欲以此微感 上意上意戚然有不釋之色公因涕泣嗚咽 上亦爲之泣仍留公不遣一日 上與公局戲適有鼠以子墮自屋角至死不相捨公復推局伏地而泣 上復戚然曰爾其休矣吾且思之卽諭以回蹕之意公承 命辭行 上曰爾其亟去行在諸

臣果爭前請殺之 上不許度其行已渡龍興江然後始許之而授使者劍曰若已渡江勿追也公偶得暴疾尚在江北遂斷其腰使者復命 上大驚因問曰淳死何言使者曰淳跪向 行朝大呼曰臣死矣但願母改前旨也 上涕淚交流後數日謂諸臣曰朴淳余少時良友也予終不食疇昔之言南還之意益決始公將行 太宗問公曰卿欲有所言者乎對曰惟不稱職是懼無復可言者 太宗曰卿勿以妻子爲念卽 賜第宅及他物至是 太宗聞而大慟曰知其必死而請行其忠勇無比焉又 命畫工只畫其半身以著其實焉任氏自公北行日夜禱天及

聞凶音自經而死可謂並美齊休矣子殿中昕後
贈叅判蔡大憲壽銘其碣而略載公蹟曰 太宗悼
其爲國亡身錄功贈職兼賜田民又公玄孫惟敬墓
表亦曰 太祖在北時自請使有回天功云而公諸
後裔蔭階 教旨皆舉公亡身清白實蹟考諸掌故
可見矣今 崇禎紀元之癸丑公八世孫浩遠激遠
謂余曰吾先祖死 太祖命瘞其所而今無可徵誰
爲我蒞焉惟任妣墓在高陽府事門今欲樹碣而並
載先祖事因以家乘授余又公外裔僉正李寓亦來
見余爲說其母夫人每泣言少時及見公神主畫像
及錄券矣倭變家破時並失云矣余曰當時事略見

於野史小說而亦未能詳也其時公爲所事不避其
難而以 聖祖仁聖終不能救其死且 行朝諸臣
爭請殺之終至於必殺而乃已其故何歟姑據其家
乘記之以俟知者知焉公陰城人曾祖諱梓工部尚
書祖諱玄柱典理摠郎考諱文言郡事皆仕高麗云
是年九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今 上二年丙辰 上用內外孫陳乞 命以公
八世孫浩遠主公祀又 太宗朝所賜田移屬於
官子孫又以爲請則 上教曰朴淳諷諫回天之
誠不可無褒美之舉他閑田特爲優給庚申大臣
金錫胄爲兵判白 上曰臣取考本曹文書則朴

淳子孫曾有付司勇之規今亦依前其宗孫浩遠
付別司勇何如上特許之又許重建其旌門然
賜田之命久未施行壬戌檢討官李彥綱以爲
言上又申命畫給聖朝崇報之典至此而更
無餘憾嗚呼盛哉後十二年甲子冬時烈追識

令人白氏墓表陰記

惟令人及其考休菴先生事實牛溪成文簡公略見
公碣矣休菴遭禍在仁廟乙巳令人生十五歲矣
能備知某也正某也邪邪所以害正正所以害於邪
其考之所以扶正而爲邪所仇曰士當爲此不爲彼
聞者凜然鬼動人謂休菴之有女何如孟博之有母

云公師事休菴嘗自晉州挈家就甥館公在晉時有
一眇之人其人貞信自守一日自來詣館下公謝遣
之令人覺之卽遣人追還使執掃灑又白大人圖所
以脫其隸籍此二南之後所罕有也令人旣富厚愈
敏於女紅公從仕時當從上上陵服有未備令人
絲治蒐染數日立辦終免借邪之愧此事雖小亦可
以觀欲於賢婦也令人固多可書而世已遠此數段
曾孫逢源逮事而能言者信而非誣也水原之白遠
有代序高祖持平孝參曾祖叅校思粹祖王子師傅
益堅至休菴益顯焉妣安氏文成公裕之後令人幼
習小學諸書經傳文義亦多通曉休菴家法然也子

孫載在碣文毅道後爲主簿先令人卒成文濬爲縣
監鐸子河源庶出子得源鑣子光源浚源鎰官至
子逢源令高靈縣監進源進士長源壻魚重明李萊
姜有璜朴之相進士錢官佐郎子淳源婿經歷朴世
基韓相老成重器郡守金光斌成文濬男櫟僉正代
別坐櫻郡守壻申敏一大司成安厚之尹正得玄孫
植柄機河源出懋霖彬浚源出根楷逢源出根叅奉
樟相權進源出植格樸楮淳源出也外出著者叅奉
朴泰徵副尉朴泰定縣令成熙績縣監成熙胃鍾城
府使申恂其男掌令命圭總二百餘人令人 中廟
世已省事至光海庚申歿可謂壽考矣嗚呼乙巳事

爲我朝大是非雖先輩儒賢所見尚或不同余恨與
高靈相知晚不得及令人存升堂納拜而請質其所
疑也豈不賢於藥醫與畫工之徵荆張也今甲子二
周矣因表令人墓益增傷歎也休菴先生靜菴文正
公之高弟也 崇禎乙巳長至日宋時烈述

貞夫人成氏墓表

八松尹公沒二十有二年朝廷以公諸子銜訓續聞
爲摺紳楷範今 上初服陞文舉官爲大司憲宣舉
爲司業於是以大憲公推 恩贈某官夫人當從贈
貞夫人而以公嘗守完山尹先已受貞夫人誥故無
加 命謹按夫人姓成氏籍昌寧縣牛溪先生文簡

公諱渾之女聽松先生諱守琛之孫 嘉靖壬申四月初九日生年十九歸于公夫人既生長禮法之門性又莊淑事姑慶夫人盡其孝順慶夫人甚安之長子婦崔氏其家以誣告獄廢主時夷滅無遺公亦坐廢人曰禍由崔氏盍謝絕以自紓夫人不忍焉愛視愈甚親族服其仁 天啓癸亥 仁祖反正公歷颺清要慶夫人固在食其祿夫人承奉唯謹專務養志親表貴賤其至如歸而酒食之供唯命是從未嘗言有無公陞通政爲承旨及府尹夫人一皆視秩啓封公既貴顯諸子又連倫而進夫人愈自儉約紡績紵紉未嘗去手作奇巧取贏餘竟絕於言議之間公兄

弟五人姊妹三人子姪甚衆異姓咸聚其細麓不同而夫人待以恩義處有儀法七門之最疑無有怨議不滿者 崇禎己卯公歿長子繼逝夫人重憂致哀十年如一日戊子出後子某官安陰其九月二十九日夫人卒于縣舍將葬啓公墓有潭泉之患遂奉公柩十二月三日合葬于尼山縣西長久洞西向之原去先府君葬三里而近長子勛舉墓在其後竊惟人家興運將至則必有賢婦人承主內事輔佐君子教戒子孫以成模典既而鄉黨承其化世道有所賴茲豈但家運之所關哉今觀大憲公兄弟既足爲一時之光而其子弟皆有文行茲蓋公之所貽而亦豈夫

人之教使然哉夫君道也妻臣道也相得而相成理勢之自然也竊嘗聞程孝女賢而當時無可稱者卒於未嫁而死伊川以不配世俗常人爲不恨然亦豈真不恨也歟其惟夫人乎有德而歸逢其良又多賢子孫成文簡公真可以不恨矣嗚呼休哉公之世族德善履歷後承清陰文正公俱著于阡碑故略最天人事實追篆其下方實立此碑者仲子商舉時爲白川郡守云

貞敬夫人申氏墓表

友人李君美兄弟早孤有文人曰其母氏之教也旣而皆占大科皆爲大夫人曰其母氏之慶也旣而君

美兄弟事君以義持身以度爲世名人則人又交口言曰嗟其母氏之賢使然也夫賢否之徵或取諸訾頌或考諸湊解然皆未若徵諸子孫之爲可信也余故敬以銘其墓申氏出自高靈余嘗過高靈邑人猶尚其上祖墳我中廟朝有文景公用漑有古大臣風論者謂文景而無死則北門之禍無作也其子判決事瀚生郡守汝柱郡守生同知機夫人之考承旨諱應榘其出也遊牛溪成氏門有高名妣淑夫人安東權氏夫人生於萬曆庚寅正月廿三日承旨公嘗曰吾女女士也必以配良士年若干歸于李判書碧梧公公慶州大姓文武全才標望絕人夫人在家

固孝敬祥順一移以事姑與公慈以御婢使誠以撫宗黨入門未幾六親咸稱之公前夫人及媵御所育甚多夫人撫養嫁娶恩意周至既而自有子女人猶未見其厚薄及公沒夫人抱二子泣語曰吾不能使汝續成吾則無以下報故其有過失訶責不少假必改悔乃已課學甚嚴勿使少怠及二子相繼登科並居清列則夫人每以不逮公爲悲時節慶壽諸子稍設則夫人止之曰何心歡慶諸子有升沉不爲欣感季子嘗奉使越海夫人亦夷然不使有可憐色與弟監正澆友愛彌篤相見稍疏則涕戀不自克得一美味雖相遠輒必附至之嘗以公馳典受真誥命服在

躬尊榮無比而夫人猶謙約自持始卒不渝焉辛丑四月廿九日沒葬鎮川草坪里西原與公異穴蓋夫人天資明達識見甚高其於義理不合者鮮矣宜其有君美錫爾而大李氏之門也余嘗銘碧梧公徑樹其於先德後承詳矣其謂慶徽卽君美今爲副提學其謂慶億卽錫爾今爲大司諫余又以監正公狀記夫人墓石而其所謂通書史知義宜而不欲人知者略與吾母相類孤露餘生不勝愴慕遂與君美相對掩涕而書之如此抑又念監正之狀悲思痛念愛深辭切真所謂一字而千涕者然則夫人之賢不獨徵於子孫而亦可以徵於兄弟也銘曰

古訓有之婦者家之盛衰惟李氏蓋嘗少替惟碧梧
興之惟乾道無所獨成惟夫人承之以義既相于公
又成其子惟昔有鞠謂將汝棄爾書爾勛爾身爾者
爾纓爾綬長弟煌煌幽壺有造邦家之光凡爾母婦
眎此銘章

郡夫人宋氏墓表

恭惟我 列聖泊我 后妃敦宗睦親其道特著而
於其賢德者 恩禮益隆故郡夫人宋氏 宣祖大
王第十二子仁興君靖孝公諱瑛之配也我 仁祖
大王親簡於諸名族使仁興具六禮以聘焉夫人聰
明慈惠喜愠不形事姑閔氏嬪及嬪之母孟氏既孝

既敬克致深愛 仁穆王后性雖嚴重嘉其賢行特
施慈覆諸命婦莫敢望焉閔氏孟氏喪各致情文年
踰七袞而必晨起盥洗親執祭需雖祈寒盛暑不懈
益虔宗家異居必率諸子婦往莅之子弟恐其勞傷
請止則曰吾今老矣後雖欲如此得乎迨及仁興同
氣哭泣必哀祭奠必慤先是避亂而行躬負閔嬪祠
版及 宣廟御筆俱獲無恙性又儉素飾無重錦寶
翠之物而閔人匱乏則周恤急於己私待戚疎尊卑
皆有恩禮教諸子常以交游博奕爲至戒曰吾欲汝
曹毋墜先範於其父母孝亦不衰其養不止於口體
而已有新物既薦姑廟而思念私親猶不入口霜露

之降感結姑墓乘轎徃省彷徨不忍去蓋其孝德尤
天得也夫人既修於家而其德升聞自 仁孝顯廟
以及今 上既尊奉備至 仁烈仁宣及我兩 慈
殿尤盡誠禮夫人歿在今 上辛酉十月二日疾病
上特遣內醫計聞凡終事無不軫念 聖教前後下
者至八九 大王大妃 王大妃並致賻禮將發
引 上命詞臣狀其德爲文以祭之哀榮備矣夫人
籍礪山上世大顯於麗朝後有領議政軼相我 中
宗大王其孫寅尚主爲礪城君以文章學術見推於
士類號願菴又歷奉事惟毅僉知圻至僉正熙業娶
觀察使呂祐吉女而夫人生于 萬曆戊申後僉正

公以夫人故 贈贊成襲爵壺城君夫人所舉凡十
而只育男女各二長男朗善君俱次朗原君俱女適
趙泰開李秀文朗善適無子以朗原男全坪君溍爲
後側出男曰星坪都正濯朗原六男長卽全坪次全
城君濬全溪都正溥全山副正深餘未名孫若干人
仁宣王后喪朗善爲守陵官侍 殯殿夫人以禮事
入闕 顯廟使於別堂相見又使朗善略就其第省
覲仍勸以薑桂曰恐貽惟疾之憂 恩意之隆邈焉
寡儔嗚呼古聖王不廢其親生相愛死相哀我 朝
家法之美非後世之所及也然而記曰親未絕而列
於庶人者賤無能也故必有盛德然後能享福澤則

尚賢之義又未嘗不行於親親之中也夫人其亦賢矣哉

令人宋氏墓表

余幼也育於從兄砥平公與令人相長大相視一似兄妹既而令人俱失怙恃且無兄弟奉其慈氏几筵從其姊之從夫之官者南下遠邑余遠送于道哭泣相別時則令人年可笄已久矣余尤愍然以憂而戚然以傷也俄聞入李氏門爲立初配事都事公媚于尊章而孝謹聞于宗黨余喜且悲不能自己俄又聞其侍奉在礪山之羅巖里嘗一棹就訪則都事公迎譽不容口必曰吾家佳婦余固知令人之賢有過人

者其窮於始而亨於終者亦澗沃之理也不但爲令人喜亦喜立初之得賢助也既而有子有女又立初見知於世入仕得祿然令人每見余必泫然以慕父母愈久而愈不已夫窮而呼父母人情也然人老則變安則忘者皆是矣余隱之於心以爲令人之孝如此宜其神報以福也蓋旣沒而見立初所爲狀皆女士事也雖立初刑家之化之使然而非令人之資之美亦焉能自致如此哉狀曰令人治家聲不出戶外大小事無不咨稟而行之嘗曰婦人兼治內外事非道也以故號令不及於男僕借居人家雖棗栗之微必收拾以還家主親族或以財產言及則必遜謝如

不欲聞婢使之二舌者必痛加呵禁故雖異姓咸聚而絕無長短語常莊重自持不喜鬪語戲笑以是諸婦女相戒恐其不可於意故所在必靜肅雖久困於糟糠而無怨恨意及夫子得官而色不喜蓋亂後世道大變有寧甘丘壑之意及夫子宫漸陞以至出宰縣邑其意亦不樂也既至則勿令有內入二字逮其罷歸辭氣亦泰然若自得者云余不覺歎曰有是哉余固知其賢而亦未知其賢之至此夫歆艷富貴婦性尤甚况由儉入奢之際其心不動者難也得喪交切之時不戚戚以悲者尤難也雖聰明才智識達古今者聞令人之行未必無愧也砥平公諱時赫圭菴

先生文忠公其所後祖也吏曹判書鳴谷李公山甫其外祖而令人外祖朴某江叟先生薰之孫內外世系不須著而無不知者故不復贅令人砥平公季女生於萬曆乙卯沒於崇禎丙辰男之老二女適進士張世翼生員安相萬季未行墓在某地云

李秉天妻金氏墓銘

谷雲居士金延之祖文正公考同知有女而賢相攸宜歸于韓山李氏兒秉天其名稼牧支父進士滌業文辭既受贊饋喜解頤以在家孝克以移奄忽而逝纔二暮父與母曹慟無涯曰吾女也端秀姿小學內訓誦爲師清明簡潔絕營爲既承君子申佩襦佩悅

菴蘭無所私鳧鴈琴瑟欲問詩時來空谷從爺嬾忘
其甘養共寒飢以勗良人此樓遲日彼榮達匪我思
子守簞瓢我縞綦聊樂我員百年期一疾纏綿藥難
醫戊午仲夏月朏時廿三而終何短猶受豐數促理
可疑石室之山族位纍埋魂其間庶不羈念其平生
書自竒孰哀其死篆斯碑華陽老叟一般悲爲作銘
辭逢以詒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四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五

墓表

先祖妣柳氏墓表

我先祖妣安人柳氏墓在懷德寬洞里負良之原府
君墓失其所在祖妣系出高興縣父濬高麗尚書封
高興伯祖坊判官祖妣生于 洪武辛亥旣笄歸于
我先祖考進士府君諱克己姓宋氏恩津望族執端
明誼以清裁直節與鄭圃隱諸賢相善是爲府君之
考府君以名家子妙年選入太學階郎將不幸短命
以沒祖妣年二十三其父母欲奪其志祖妣矢死靡
他自負四歲遺兒脫身徒行以就舅姑蓋自松京至

懷德五百餘里力盡氣竭足繭腸焦匍匐門外舅姑始不肯納曰何女子不聽父母是不識三從之義也祖妣泣而對曰我之三從今不在於背上兒乎立三日不去舅姑感而受焉自是慈孝彌篤終始無間而所負兒諱愉胚胎光英幽貞卓絕當我 太宗朝隱居養德世所謂雙清堂者也祖妣大表強康備享志物之養一時名賢如朴醉琴彭年諸人有詩記以美之 正統丙寅雙清公又逝祖妣任運達觀不以重哀損其天和仍與二弱孫繼祀繼中續聞成宗益啓其業 景泰壬申祖妣年八十二而終後二百餘年當 崇禎癸巳七世孫同知事希命等既揭雙清公

墓刻以顯遺烈思惟本原曰嗚呼我宋世綿積厚理應紹開而其懿行高節宜有是子者其惟我祖妣乎其逢將承膺子孫千萬則孰川豐而不源乎而旌褒之典迄今未舉大懼因循堙沒於無聞世雖眇綿猶可及圖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宗盟咸應曰然事聞朝議始難以久遠無徵遂復以鄉人耆耆之狀與刻在墓石者上之於是禮曹判書李公厚源等啓曰臣等竊惟 盛朝之初麗俗未變雖各門右族夫死再適恬不爲異柳氏以弱年孀婦非有法律形勢之防束而能不爲習俗所移貞心彌亮素執愈堅視古衛共姜陳孝婦可以並美 列聖所以

褒崇節義扶植彝倫之道靡有不舉則柳氏之至今
埋沒誠爲欠典追表門閭以新一代之觀聽允合事
宜領中樞府事李公敬輿領敦寧府事李公景奭領
議政鄭公太和左議政金公墳右議政李公時白議
曰柳氏節行卓冠今古久而未泯有百世必傳之跡
無一毫可疑之端實宜旌闕復戶以酬義烈激厲頹
俗 上特命施行是年六月觀察使趙公珩奉 聖
旨令本縣舉行如章嗚呼 聖朝所以崇報之者殘
以加矣子孫曾置墓田乃以 朝命蠲其租入每歲
三月准禮一祭並係 恩頒可以昭侑於罔倦矣寬
洞古黃氏之葬也今其墓西累百步府君外祖知郡

粹之藏也其數三喚地宋氏子姓其丘相望而其南
十數里板橋山則雙清公墓也金文正公尚憲實銘
其碣稱引世德而子孫之載於其陰者殆千餘人然
不能什一也晦翁所謂盛年苦節以享其報者此其
徵也歟惟是府君幽堂終無以契絕矧其事行寧可
考尋第觀於所刑則其修齊之實有不可誣者矣嗚
呼祖妣純懿之行沉鬱幾年而始見於今顯榮表著
燁赫一世此天之所以有定而善之可以爲勸也歟
然倘不遇 聖上立極導民之化亦何以與此凡我
後昆必能子而孝臣而忠弟而弟以盡帝畀之衷然
後庶不負 聖明之意而可以拜祖妣之墓矣嗚呼

可不懼歟盍相與勉之哉 崇禎丁酉七月日九代
孫時烈述

平山府使府君墓表

宋氏譜恩津者起自判事大原歷得珠春卿二郡事
以至府君府君諱斯敏官至通政平山都護府使弟
曰執端明誼有名麗季府君以執端公玄孫正郎順
年爲嗣府使汝諧進士汝翼生員汝礪議政鄭光弼
校理朴季幹是其子塔郡守世忠叅奉世良進士世
一黜監世平是其孫叅贊麟壽奉事龜壽文忠公麟
壽司議鳳壽億達是其曾孫至大司諫應漑牧使應
河副提學應洵都事應期縣監應光應慶應鶴應鸞

應宗則世益遠也府君神主遷瘞墓所墓在楊州外
西山馬山原 萬曆乙巳提學公葬其子婦于其下
爲文以告府君外裔韓氏亦從葬焉 崇禎壬寅宗
孫道興率宗人時燾時杰等修治兆域復議建石焉
蓋府君上爲執端公兄下以正郎公爲嗣長乎恭愍
朝爲我 太宗十三年所置官則其原委事實必多
有可言者而皆不能詳可歎也已其傳信而可徵者
我 太祖定都漢陽府君自松京撤屋移構于盤松
坊鑰店里 嘉靖庚子叅贊公重建其屋而其一長
椽仍舊焉公之孫判決事碩祚少日猶見其采汲不
改至壬辰兵火始燬焉今分主鑰店舊址者道興及

都事公曾孫基隆也都事公生贈贊成甲祚今記此者其男時烈也書之者執端公九世孫浚吉也其時崇禎甲辰三月日也

先祖雙清堂府君墓表陰記

舊表陰未滅者有曰少好武事才名超羣不喜仕帶疾林泉年五十八卒有曰有婦道年三十七卒有曰初葬陽城今遷于此有曰 正統十二年丁卯四月日此數十字尚可讀我府君夫人事行始卒隱約可徵矣嗚呼我府君高風清節足以善世警俗其潛懿秘積足以裕昆燾後故子孫蕃衍名賢鉅公式彰餘矩者亦累累焉可謂盛矣矧今我 主上殿下王妃

殿下皆系我府君外裔則靈芝醴泉夫豈無本源哉金文正公載事于碣發揮無餘而獨於此未及者其作在先也今敢追篆于此畢闡休光百世之後觀此文者尚有以護斯丘哉碣石在丁方數十步並記內外子孫于後大略斯可攷也時 崇禎甲辰正月日八代孫時烈述

先祖持平府君墓表

我宋著自判院事諱大原子得珠孫春卿皆知郡嶺南有一派其所記原作源而字川至官恩津君珠作周而言舍人其是否未詳也曾孫執端明誼玄孫進士克己其配節婦柳氏寔生雙清公諱愉雙清公早

世其二子奉柳氏以終養長即府君諱繼祀仕止判官贈持平配金氏墓祔在左岡其表記頗詳惟府君表只有面額而已則其事行無由考焉然少可槩見者有焉金乖崖守溫記雙清堂而因及府君曰廉能致用揚歷中外岸然以功名自許朴先生彭年之記亦自云府君未屬而長男遙年牧尚州時洪虛白貴達送之曰其先君通判尚州有遺愛尚之人沐浴先君之澤者莫不歡呼引領惟恐不疾其驅成慵齋倪銘其墓則亦推言府君於尚有聲績所可稽徵者可謂信矣然亦止此而已餘不可詳是可歎也惟子姓之繁殆不可勝數略著於雙清公墓碣此不復見舊

表猶泐就剝今易而新之而略記之如此今去府君生年 永樂丁亥二百六十二歲爲 崇禎之著雍涖灘也其四月朔日己巳七世孫時烈述

高祖贈叅判府君墓表陰記

公之事實具在面刻惟三賢間號名宦可表章矣蓋公後人承膺風範其道學行義皆可謂不世出者矣雖隔世異時猶當相感如朝暮遇者况同萃一家並德齊芳大爲世道之耿光耶宜乎一世之尊尚其居也只西阜公早世未達圭菴先生受禍甚酷成東洲後嗣斷絕天之報施果如何也然危而愈光坎而愈亨豈天之終有定耶况曾孫佐郎公邦祚清名直道

爲一代領袖奉事公甲祚大節卓然 聖考褒贈而
玄孫主簿時榮臨亂取義士林俎豆古人云孰川豐
而不源其信矣乎嘗考 國朝名臣錄圭菴遭禍時
公神主下自龕室以頭叩壁閣閣有聲爲悶迫狀俄
而後命至豈公精爽有大異於人者而不與死俱亡
歟彼以父子天性死生殊觀者獨何心哉因並著此
俾我後人追思悲慕感發其孝慈之心而不敢有所
忽忘焉公庶女婿楊庵金謹恭亦以儒學見稱云

圭菴先生墓表陰記

先生沒後百十有四年爲今 上之元年庚子也往
在 宣廟初伸寃復爵至是 命贈吏曹判書謚文

忠公全州清州文義懷德等章甫先後廟享之 朝
廷皆賜嘉額官備俎豆乙巳 上幸溫泉又遣官致
祭官其嗣孫雖元衡彥慤之奸不得擢髮而誅之
國家崇報之典則蔑以加矣先生資稟和粹如春陽
慶雲而其守確而行果則壁立千林水臨萬仞當
仁廟新陟簾中威震小大股栗以得死爲幸而先生
乃於朝堂倡言必先誅元衡兄弟然後策立太弟此
實受禍基本然豈不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也先生就命時年四十九不
及有所論著門人子弟又未能收拾緒餘以傳諸後
其見於墓齋晦齋退溪諸賢者只寂寥數語而已惟

栗谷稱述頗詳以爲先生每以三代爲必可復申相國欽以爲儀鳳瑞世建標百禽此可以見其規模氣象之大槩矣而國朝名臣言行錄記其爲學之大概云自髫鬣卽不嬉戲好讀書端坐終日夜分未嘗少懈御家一遵家禮少時子史詩家無不涉獵晚耽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書此諸記之所略者也蓋我朝儒賢以道自任者前有靜菴後則先生皆道未行而竒禍旋至豈天未欲復興至治歟故栗谷論宣廟初服必以乙巳爲言如宋朝之元祐懇叩反復竟使斯文復振蓋先生之屈伸卽道之明晦也嗚呼盛矣先生嗣再絕今後時赫者基明亦先生伯氏西

阜公玄孫也謀刻遺事於碑陰而監司閔侯維重謂其先祖贊成齊仁嘗傷慟先生而得罪貶死特助其事力云 崇禎己酉六月日從曾孫時烈謹書

從祖牛峰府君墓表

圭菴先生諱麟壽慟其兄西阜公早亡又哀子幼而孤育之于家及禍作臨命恨其未及成長取第二子所讀書題其小字以勉之其語必皆古道賢行又必有丁寧悲懇之意而世不能傳惜哉後其子成長名以應光字士觀卽吾家所謂牛峰公也聞先生事者皆歎先生友愛之心雖死生倉卒之際其懇惻篤至猶如此而亦謂公之以稚齒蒙此者有以也西阜公

謹龜壽有至行居喪致白燕巢廬之異娶郡守李龜淵女生公公既受先生遺教能不怵於禍福力於士行入而事母兄出而友賢俊卓然早成年二十六除禮賓寺叅奉例陞奉事直長遂爲司醞署主簿出爲孟山縣監以養母夫人三十三丁憂廬墓致哀三年之內未嘗至家服闋爲積城縣監在縣以清勤愛民聞焉當遞歸吏民遮留至相與號泣後爲牛峰縣令其治一如積城時以病辭去縣民隨至京師詣備局請借焉然病已劇竟以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宋氏恩津人上祖大原爲高麗判事祖世良叅事西阜公兄弟及女壻成東洲悌元萃于一家

世號其居爲三賢間曾祖安東大都護府使汝諧高祖禮曹正郎順年公娶司評金沆女生一男曰純祚蔭仕爲部將繼室尹氏監察繼宗女生二男三女廷祚司憲府監察熙祚宗親府典籤女適叅奉金尚譽僉知朴安建及第朴有章部將生時燁受郎階女適李覲監察生時煜直長典籤無後以公兄子佐郎邦祚男時瑩爲後內外曾玄若干人墓在高陽杏洲里公交遊甚多而尹月汀根壽兄弟最相親厚云

榮川郡守清坐宋公墓表

叔祖清坐公沙溪文元公狀其行清陰文正公銘其墓愚伏文肅公誌其壙慎獨文敬公書其墓額噫盛

矣哉足以不朽於終古矣公降生時有絕異於常者
稍長所師友皆大雅儒賢公既學業進益中司馬入
仕歷十官終於典郡以卒蓋公莊重渾厚人不敢慢
至其樂善好義愛人利物之心則非但氣質之用其
浸灌淵源之功實有力矣故其仕於朝也摺紳無不
推重退而居於鄉則鄉人畏而愛之居官事出名上
而吏民推服其實惠比事以觀則此宜於古人中求
也其德既孚於人而神亦綏以福履則位雖差卑而
家道無不宜者故令人金氏自名家來配內治甚成
蓋以淑溫爲心而言爲動靜少違於禮儀六親無不
宗主焉早舉子女不育將取人爲後已有屬意處

萬曆丙午公年實四十六令人四十二胤子今叅贊
同春公浚吉生遠近皆爲公喜皆如己事皆曰果然
天報善人矣又保其終必長成之無疑也公自是更
無所舉可謂愛之甚矣然教之不少假借自公曾祖
以後世不甚顯其欲決科爲門戶計可謂切矣然必
使於科業之外有所用心故今叅贊公不敢孤力於
儒學人又知公之教遠且大也少時嘗與諸生叫闔
訟栗谷先生時誣栗谷者殆遍國中然不敢疵公必
曰忠信人也故公在遠近家歸其沒哭者必涕人又
曰忠信之感人也如是 仁祖卽位初設慶科叅贊
公中司馬兩試賀者溢街因相語曰夫得卿相之位

易而不能得匹夫之心公於此匪期其然而人則然矣叅贊公自 仁祖朝累被徵 命 孝宗大王以至今 上殿下特加優禮 二聖仍有魚水之諭遂位至八座公於是累 贈至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公考郡守府君累 贈至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公祖考承仕郎府君累 贈至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三代妣各視府君秩金夫人始葬公高祖判校府君墓後公葬實在其前右叅贊公常欲遷奉夫人祔爲一墓從士友議不果遷余先君睡翁公於公爲族姪而俱故正獻李公潤慶宅相也愛與甚篤余

纔齟受育於公金夫人撫愛愈至服食均於叅贊公余甚不肖然至今仰而追惟則公外內德善真非叔世之所有也嘗記一事叅贊公幼嘗探穀於廟簷公與夫人未嘗訶叱卽立於庭行夏楚焉其嚴敬於先垂教之正此一端可知其至今家宜族保也有以哉夫人 天啓辛酉沒越三年子婦鄭氏來家道復得公在家如客又三年孫光棡生公丁卯沒時曰吾無所恨只不及見此兒立爾光棡後亦以才行見稱中司馬筮仕嘗以起部郎入侍 上特問爾翁安否如何一時榮之備九原有知當不恨於當時之不見也起部不幸早世今其四男炳文炳夏炳遠炳翼皆可

望而壻則叅贊有羅明佐閔維重起部有元夢翼皆
大家子閔方爲朝著名臣噫其休矣叅判公甚賢金
夫人孝敬嘗舉崔山南曾王母語以期後昆之昌大
今亦驗矣人之不修善而謂天茫昧者其誣矣哉只
羅妻自摧下從其夫此不忍言也公與夫人事實多
可書而三先生固已備記又三先生脚下難爲言也
故只書其天道之可信者以爲後人勸亦勸他人毋
怠於爲善亦公之志也公所師徐孤青起宋龜峰翼
弼姊壻辛白麓應時夫人伯父黃崗公繼輝栗谷先
生所友沙溪金先生Y湖辛都憲慶晉延平李忠定
公貴竹西沈公宗直而習靜宋公邦祚竹窓李公時

稷以表弟若姪而相爲之盡者也公諱爾昌字福汝
清坐其窩號也余先君甲祚其諱也時 崇禎丁未
九月日族孫時烈敬書

叔父習靜府君墓表陰記

公沒六年 仁祖大王之元年也識者咸歎其不及
盛際然自後時事多故至有不忍言者昔晦翁以劉
元城不及用於靖康爲好命公亦元城之類否乎蓋
聞完平李相公云某有文武全才緩急足恃李澤堂
則曰有豪傑之志兼有豪傑之才使公得用於危亂
之際則必救得一半又使其早用則亦必無可救之
事而公之命並與時運而好矣奚其早沒之爲好哉

然則其所云爾者其亦慟慕而不得已之辭耶嗚呼痛哉清陰文正公公知己友也其述墓碣也余質之曰叔父仁厚寬恕所在無不親愛今所稱毋亦偏於剛乎文正公曰剛爲君子之德未有君子而不剛者退而思之易之書旣嚴於剛柔之分聖門之教雖主於仁而又必曰吾未見夫剛者至於晦翁則又引此以美王梅溪潘金華故曰疏暢而洞達公明而正大蓋人剛故無慾無慾故其德無所不有若公信乎其疏暢而洞達公明而正大則其仁厚寬恕者豈足以盡公之美哉如使公生乎徂徠之間乾淳之際則必爲聖賢之所與矣後之觀者毋徒以爲一德之偏可

矣且也一時諸賢無不顛沛於時艱而公不失爲元城之銀山鐵壁則其命也果不爲不好也公之孫基隆始琢文正辭以樹隧外而從子時烈復略書于表陰如此云

堂叔父監察府君墓表

公諱廷祚字君受恩津之宋譜自高麗判院事大原蓋與礪山之宋同源礪譜云有惟翊天翊兄弟分爲礪恩始祖云然遠不可詳高祖汝諧安東大都護府使曾祖世良叅奉慕齋金先生闡揚行蹟於碣文是生奉事龜壽圭菴先生麟壽圭菴遭禍之日叅奉公神主下自龕室叩額於壁閣閣有聲俄而金吾郎至

事載名臣錄中奉事公有二子次日縣令應光公縣令公之中子母尹氏公自少喜爲詩調格清越石洲權公鞞與之友相與往來爾瞻託連袂分求識面甚切嘗迫而公終不見時公目見彝倫數塞不樂京邑遂卜居于交河之江上常閉門端居凡耳目所接必形於吟詠然亦不爲觸諱罵人語蓋其性質溫柔而然矣真詩教也 仁祖反正儕流皆利見騰騫公仍歛蹤如舊年六十始爲掌苑署別坐題詩署壁愚伏鄭公經世以提調至署見而歎曰才調如此而屈於下僚可惜也例陞至司憲府監察俄遞改年六十四而卒於 崇禎辛未七月九日嘗有原從勞 贈戶

曹叅議公事親專務承順居喪足不及中門祭祀極致蠲潔雖婢妾不使有不虔同氣疫癘不憚扶救蓋西阜公家法也初葬交河金城里後四十三年癸丑曾孫三錫奉移于同縣大橋里與夫人李氏同原夫人與公同年生卒于 天啓甲子五月十二日夫人國姓贈贊成克綱女姿性柔嘉常以能屈爲德男時煜直長長女婿司議李廷芳次慶益後直長生基昌次基顯出爲公伯氏部將公純祚後次基大武科三女適縣監李益輝監司俞梶士人俞命和基昌一子卽三錫基顯三子懿錫肇錫玄錫基大子啓錫司議男縣監敏政敏思敏相曰憲完寧慶出寧主簿內外

曾玄百餘人余以堂姪得侍公於暮境公氣像蕭灑
與人恭謹常言必依於孝友其所述作皆失於兵火
今三錫收拾七十餘篇藏于家銘曰

生京華厭囂塵謝朋儕來江濱園有林田有禾吟雪
月弄風花一命晚匪思存倦而歸撫寒溫乘化去樂
夫天埋茲土佳句傳曾孫孝樹墓石姪子思撮其蹟

同知宋公墓表

同樞宋公居懷德縣宗人稱以宗長鄉人稱以鄉長
書院人稱以院長公自號則曰醉翁翁爲人慈詳謹
慎與物無忤善事父母推之以及親友故人皆愛而
慕之 崇禎丙申年八十五八月四日歿翁嘗以鄉

薦授齋郎未幾棄歸自叙醉翁之意而銘其堂曰父
母早世而兄妹俱喪生我之恩未報友于之歡莫遂
年將八十又遭叩盆之歎莫若置此身於無何之境
付萬事於一醉釀器常置堂中一宿而傾耳則有細
雨聲再宿而開視則有葡萄色一杯二杯和氣融融
旣醒還醉樂意陶陶堂之南雜植花草春梅秋菊無
非助翁之醉興佳辰令節子姓滿堂更進迭侑當是
時也清風入吾戶明月照吾室翁遂頽臥於其間不
知人世幾番風雨悲歡也 孝考初元行優老典翁
年未中格其後出後子國澤以侍從拔例陳乞 上
特許之仍直拜僉樞後五年甲午進階嘉善拜同知

曾祖汝霖 贈通禮祖世勛 贈承旨二祖皆郡守
考樺壽 贈叅判妣星州李氏配晉州柳氏皆 贈
貞夫人翁時齒髮不衰步履輕健遇輿輒往乘馬不
扶嚼腊飲冷如壯者其爲僉樞能涉五六日程入京
謝 恩觀者艷歎長子國綱老白首率其子與孫曾
以携以嬰朝夕叅候國澤貴仕於 朝備物以養又
其女實誕 聖女作嬪于 王家人曰幸哉有此子
平生所持者馬援交趾書及張公藝忍字也其歿也
哭者皆哀盡曰善人亡矣 上遣官臨祭褒揚其隱
德崇終之儀備矣公諱希命字子順柳夫人郡守之
榮之女寬裕仁恕婦德甚備 崇禎乙酉十一月廿

一日年七十五而卒皆從葬公州沙寒里凡舉三子
國綱務功郎國澤府尹國鼎從仕郎仲季皆爲族人
後女婿金國翰成楚傑李涵朴廷彪國綱男奎精奎
英奎會奎報二女適柳興門崔徵遠國澤男奎光奎
輝奎章奎明女適清風府院君金佑明國鼎男奎文
奎元三女適朴自厚黃鎬具碩昌一女幼成楚傑男
奇童碩童四女適申弼漢金濟賢李益昌閔穌李涵
男相吉生員朴廷彪男世翼餘幼奎精三男二女男
得弼明弼元弼奎英二男三女男蓋弼衡弼奎光二
男一女男長夔弼奎輝二男三女男長夔弼柳興門
二男好仁好誠金佑明四男二女男長萬胄次錫翼

長女卽今 上中殿也崔徵遠一男二女男埴內外
曾玄揔數百人翁觀其意則沉冥之託而倫理恩義
致其謹視其身則田野之逸而光華榮寵極其盛匪
今而古亦有如翁者乎書有五福歐陽子曰福者百
順之名也五者之一在人曰德必有其一於己然後
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
有不備焉翁族子浚吉明甫取此以祭翁世以爲知
言云翁氏族郡望具著大墓諸刻茲不復見銘曰
吾宋之世自古有聞或壽或貴或多後昆兼備而有
莫如翁尊何以致之仁德之惇有來千秋無踐其墳

襄陽府使宋公墓表

公諱國準字平仲恩津宋氏著自高飛判事大原歷
六世至郡守汝霖是生郡守世勛是生將仕郎樺壽
是生進士希得是公高曾祖考也妣韓山李氏牧隱
先生稽之後生員慶洪女公以 萬曆戊子生早孤
力學甲子生員丁卯及第分隸成均館歷踐諸司由
叅奉奉事直長陞授成均典籍拜兵曹佐郎兼春秋
館記事官移禮刑曹佐郎成均直講忠清都事又爲
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丙子罷官家食會虜寇
猝至未及扈 駕與李英顯尹鏞等起義旅將勤
王于南漢時城圍益急賊騎充斥孤軍不得進屢瀕
於危而公婦弟朴重榮選賊戰死亂去除兵曹正郎

宗親府典籤濟用監正富平府使端川郡守復入成均館爲直講典籍司藝通禮院奉禮相禮尚衣院正文兼宣傳官辛卯七月以襄陽府使卒於府衙年六十四歸葬于驪州五禁谷公守拙交遊不廣居官上不阿下不比故兵曹時幾爲長官所去事偏母無所違逆與叔父同知希命若父子焉立朝數十年田宅臧獲無有所加親戚無所怨疵焉初娶庶尹李敬元女繼室朴氏生男奎徵奎應朴氏父曰乾元側出男女奎彦奎亨女爲李世雄朴萬興妻孫男弼弼女五人奎徵出男晉弼 弼 弼女五人奎應出奎彦一男奎亨三男銘曰

宋氏於麗寔爲名族逮我 聖朝官有伸屈清節顯德世仍相襲公藉文譜不馳不競咎譽終無拙宦何病彼之巧者官崇德卑我叙公事爲此銘辭

全州府尹宋公墓表

懷德之南有宋村焉舊名白達以我宋世居焉故改今名村之上有琴巖焉溪益清地益爽故 贈叅判進士諱夢寅居之因以自號有琴巖集一卷行于世琴巖無子以再從弟諱希命之第二子國澤後焉字澤之公事二家親盡孝少從文元公沙溪金先生游因服習於慎齋文敬公中生員游泮宮金公光赫大家子主士論特稱許焉登 仁祖甲子文第隸槐院

虜入金先生爲號召使辟置幕下俄薦爲翰林歷五
官爲正言以論事黜爲咸鏡都事入爲持平時清陰
金文正公爲長官公從論私親不可崇奉又斥爲輸
城察訪移文川郡守以掌令入遞爲 宗廟令丙子
變急不得從難厪得入江都而城陷有中使奉元孫
跳出公隨之極力保護以勞陞通政拜兵曹叅知歷
刑工叅議承政院承旨奉使兩湖及瀋陽自是常出
入禮兵刑工及政院間有外除己丑入臨 仁祖喪
有臺礮金文正公引古義伸公己亥 孝宗大王禮
陟力疾赴哭仍供職兵曹其十一月十五日卒于京
邸春秋六十三自疾革 上遣醫藥治之訖聞隱卒

之儀甚隆歸葬公州素屹里後改定州東五十里俎
橋里亥坐之原公資稟清朗和雅平生不言人過惡
旣通籍惟親養是急前後專城者公州光州成川林
川沃川其滫瀡備至嘗爲全州府尹未上而移金堤
所生考年至上疏乞 恩 孝宗大王嘉之特陞通
政曰予豈惜此不慰其喜懼之心哉仍拜僉樞遂奉
侍入京謝 恩亦欲觀 嬪殿京室大禮 嬪殿卽
公外孫女也一時榮之後又乞 恩遂至同中樞公
乃曰吾以草茅書生幸忝科第榮養二親馳及先世
人間福祿旣已備矣而又 壺儀之尊出於家中壻
爲國舅女爲府夫人此豈非祖先積德餘慶宜一心

祇飭以毋貽家 國羞可也故歷職內外清慎一節
終始不渝焉公平生所尊慕芝峰李公晬光潛谷金
公墳常喜道其言行公所後母閔氏芝峰甥女而潛
谷又公昏姻也貞夫人姜氏將仕郎致璜女婦德克
備入宋氏門五十餘年絕無非儀言既貴猶執女工
男奎光監察奎輝監役奎章奎明嘗爲縣監奎章有
俊才早夭女卽國舅金佑明夫人孫夔弼龍弼夷弼
榮弼舜弼餘幼未各國舅男萬胄天僉正錫翼郡守
錫衍錫達 中宮殿下誕我元良正位儲兩又誕三
公主我宋出恩津上世諱大原高麗判院事其後雙
清堂諱愉有隱德其孫諱遙年官判校是生郡守諱

汝霖琴巖公及同樞公皆其曾孫也曾祖諱世勉贈
執義祖諱玲贈承旨皆以公貴而所生祖諱樺壽曾
祖諱世勛亦皆有同樞公追 恩公最與同春公浚
吉愛好異常同春之狀該悉無溢辭足爲千載之公
案云銘曰

同樞公德與物皆春公實有之福祿斯臻孰云下民
天不監之長發之祥人謂潛資公不敢居遂巡自卑
聖妃曰噫昔外王考文王后德于予善禱予拜而受
夙夜敬恭我敢昭揭用示無窮

崇禎癸亥今 上殿下之九年也其二月七日夫
人卒享年八十八 上教曰宋國澤可特贈崇政

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其配從贈貞敬夫人仍庀終
事皆出特 恩我 慈聖殿下追慕不已別遣金
錫翼臨壙以葬渭陽孝思可謂盡矣遂祔于公左
其日四月廿五也追識

生員宋公墓表

公諱國著雙清堂府君之七代孫生而長於堂之西
偏老而歿於其南時府君子孫之盛他族莫望焉惟
公傑出魁偉有所論議無不歛衽以聽雖自謂剛強
者亦皆奪氣而潛鋒焉文藝早成游場屋指簇而目
屬者不可勝數居家孝於親與人交義而信見人不
善事必大言折之故不悅者亦多有焉所與游如尹

石湖文舉兄弟俞市南槃皆稱與焉其隣居而家親
者松崖金公慶餘同春宋公浚吉也同春常曰其家
某事某事微士徵則收殺難矣士徵其字也廿八中
天啓丁卯生員試皆期以決科策名以大門戶而遭
值丙丁之難歎曰天地翻覆矣遂跪告于母夫人不
復事公車業時考判官公諱希建歿已六年矣事母
夫人務以樂志及喪同春曰士徵居喪過於則矣先
是公聞判官公在安東任所疾劇一日疾馳百七十
里而中半聞訃復疾馳馬亦顛仆復徒步哀呼行四
十里有行人進以健馬曰吾不忍孝子之足繭氣竭
也遂及於蓋棺前凡公絕異之行感人者皆類此母

夫人臨歿索西果而背節不得公以爲至痛終身不以入口焉嘗與諸弟奉母夫人避亂至三嘉諸宗諸宗相聚聞知公喪祭儀坐中有涕泣而相責者顯宗初同春秉銓擬公督郵而不做物論惜之享年六十六配金氏僉樞德民之女楸灘吳相允謙之妹子解文字識義理亦通占筮法吳公竒愛而教育之既歸舅姑六親贊美不容口蓋古之女士也後公八年年七十三而歿而祔公于公州沙寒里沙寒實公世葬也公先系屢詳大碑碣故不復著男奎禎奎祥奎昌皆司馬奎禎仕爲縣監長女壻掌令卞掇次士人朴慶阜孫男夏文夏成夏寅夏元女爲朴濬哲任世元金璘妻者奎祥出夏績夏明夏亨女爲申必混沈世維妻暨未行者奎昌出夏績爲縣監後實奉公祀朴慶阜男曰萬成萬華萬英萬雄余自八九歲時與公遊嬉至白首情誼不渝蓋余狷狹不容物以取顯路而公坦夷無畦畛余以年少少輩禮貌而公屏所狹喜怡調諧撤去藩籬然亦相警責磋切嘗謂余曰祖考松潭公嘗賜一冊子名曰檢身要訣余常佩服不敢忘意公所行多出於此乎銘曰

志豪力雄其氣鬱嶽方其論議四座寂寞如川奔放如飄震激若將有爲時與命違一丘荒原空歛而歸檢身之訣祖考所貽用之不匱於以永垂

副護軍宋公墓表

宋氏葬在沙寒里或在他處自判校公以至于今不出沙寒里者惟松潭公家爲然公判校公之五世孫松潭公之孫而學諭公諱希遠之第二子也諱國重字君望其世系屢詳於大碑碣妣金氏牧使續先女公仁善和柔不爲物先不耻人後朝言嘻嘻夕言怡怡宋氏族大連門接屋小大男女殆百餘人公一未嘗與之眉皺言忤雖公服勤劬躬以安其親而親心之所安則在彼而不在此也公可謂養志爲孝者歟公自少誦書習藝人皆期以決科立身而卒於無成豈非命也丁巳用優老典年八十階通政爲龍驤衛

副護軍娶裴氏生生員奎泰及奎復裴氏考承祖側出男奎興奎升奎泰男相淹相鼎相浚奎復男相弼相衍孫曾摠若干余與公自幼講睦白首如一日去歲庚申自海外蒙 恩宥還意謂握手相驩復續舊好行及葬蒼而公不相待悲慟當如何公之葬在判校墓東北一喚之地松潭公學諭公墓在其上奎復貧病苟活不能自立而猶拮据瑣屑爲樹此表余感其誠而哀其志爲銘其陰銘曰
心無爭競葆吾真兮事不乖悖物自春兮嗟自公逝
巷無人兮

大君師傅宋公墓表

崇禎乙亥四方章甫大會泮宮合辭以爲栗谷李先生訖闕從祀之典無以興起斯文語聞搢紳處士莫不欣聳曰牛溪成先生道同德同其誰敢優劣當如宋之周程張朱可也遂以告於金文敬公集文敬曰二先生之道久於世久矣今茲之議不其善乎諸章甫又曰此斯文大事也必擇其文行聲望厭於人者爲之首遂推進士宋時瑩爲疏頭拜疏以請時若而不逞之徒汙襲仁弘弘老之餘論亦以疏詆毀二先生公又率諸生痛辨曰禪家之說十分近理程張大賢而亦不免於陷溺至於朱子則又嘗師其人而誦習其書况珥暫時染誤在於弱冠之前旋悟其非而

亟歸於正豈足爲盛德之累渾之道德淵源端的去就以道當羣小醜詆之時杜門囂囂及大駕西行之日事出蒼黃不得迎駕今以爲大賢之疵者蓋出於媚嫉也時諸大臣六卿之賢者如仙源金公尚容浦渚趙公翼以下皆上劄論正如公疏當初人謂公曰徒起爭端公曰只論可否而已成敗非所論也其後更申乙亥之請自是中外章甫連請不已孝宗大王嘗曰兩賢道德予豈不知只以從祀是重典於未卽允從矣丙子夏虜人僭號公又率諸生請斬其使虜使懼而跳去中外大駭廷議以爲國力綿綴無可恃者遣舌人于虜要以紓禍公作書于谿谷張公

維曰旣斥虜使義聲已振於天下矣仍宜鼓發士氣
一意戰守死生存亡置之度外可也奈何旋自懾恟
以驕狡奴而使上下解體舌人竟渡江公嘆曰我旣
與通使則是我亦帝秦矣不可有辭於天下後世矣
乃以詩諷李竹窓時稷勉其謝歸且將與伯氏主簿
公時榮相携南下而虜已大入遂有丁丑三田之變
而孝宗大王以大君從昭顯世子入質于虜庭矣
是冬除公大君師傅不就 上以爲厭避虜庭之行
特命下吏公奮筆作供辭曰時運不幸天地翻覆
矣綱常斃絕矣士之粗有禮義之性者孰肯於此時
改而易志以汚其身乎况臣則尤有所異於人者臣

兄故主簿某去年江都之陷不忍屈膝就俘卽自引
決夫兄則死而弟則臣義所不忍而况禮曰兄弟之
讐不與同國臣若履其庭而對其人豈非禮經之罪
人乎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知舊見而大駭以爲如此
則不但 上心慙怒必且挑禍於虜人而貽朝廷憂
公遂隱忍不敢徑情而只以疾病爲辭而得釋然公
久在囹圄而病益深還家僅數十日而卒是戊寅正
月四日也其銘旌書以進士公志也公天資仁厚慈
祥而持守堅確平生不爲利疚不爲威惕少時以考
佐郎公命出爲從叔僉正熙祚之後孝奉僉正公一
如所生所後母尹氏性嚴公益起敬順之心以悅其

意人以爲難佐郎公諱邦祚有盛德大節公克肖焉故大綱舉而細行無不備雖婦人孺子無不悅服焉佐郎公時儕流莫望而公亦然矣當乙亥之疏咸以爲非公則莫能主張當是時上心不悅邪說蜂起同事之人沮縮者多而公志氣益勵益盡其說而兩賢之誣昭洗無餘至於戊寅之所自靖則義理炳然可以愧夫冒利忘讐之徒矣其有補於世道也豈尠少哉配尹氏忠臣掌令烜之女慈順柔靜無有非儀生四男長基善次基恒次基明皆出爲人後基泰卽我子二女爲縣監朴乃昌主簿申必相妻基善之男彝錫彦錫倫錫叙錫三女適叅奉李濟韓瑞丁李行

一墓在清州治南沙峴里先塋之傍公字幼輝以萬曆壬辰生其世系具在諸碑碣故此不復著焉余少而學於公循始訖終竊矚其所爲則無不可爲師法者公嘗曰聖賢之道不可得而知而其可驗於人者不過曰尊親而特有廣狹之異而已余於公存歿而察於人則其不畏愛而追思者鮮矣豈公於心者愛以義故其符於人者如此也歟

伯氏學生公墓表

公 贈贊成諱甲祚之子 贈判書諱應期之孫其氏族具篆判書公墓母郭氏公壯健有氣節愛人好施常慕關張之義至其殺身處必掩卷流涕年廿六

遊關西虜至猝遇數十百騎奮身獨戰竟被害實
天啓丁卯三月六日也贊成公墓人尋尸歸葬判書
公墓左百步許又其左數十步伯父諱欽祚葬在焉
配金氏新羅金傳王之裔父忠義衛聲振性貞淑至
是哀毀甚至其十一月廿九日遂卒卽合葬焉無子
吾兄弟與金氏弟疇等懼久遠毀傷其墳共立此石
而略記之嗚呼悲哉時 崇禎庚子四月日弟時烈
謹識以書

夫人李氏墓表

李氏牧隱文靖公諱稽之後其考諱德泗官金吾郎
母朴氏副護軍廷老之女李氏以 天啓乙丑適余

貧窶飢寒勤苦勞瘁安而無怨者五十餘年而 崇
禎甲寅余以罪遠謫海上則又驚痛隕絕將匍匐隨
行同死於瘴癘之濱未行而以丁巳三月十九日奄
然就盡得年七十二藁葬于公州地庚申余蒙 恩
赦還與子基泰孫殷錫疇錫茂錫淳錫晦錫等發而
移葬于水原治東舞鳳山萬義里負良之原其下有
子婦李氏墓二女適權惟尹搏外孫權以疑以錯以
鎮尹殷教周教也內外曾孫十餘人嗚呼人也一生
迫於余之貧糟糠不厭及其臨年又不得相養以生
相守以死只同穴一事以擬將來而世事多故亦何
可幾也故書此以表其塋云時 崇禎昭陽大淵獻

仲秋日夫翁恩津宋時烈記

負暄堂宋公墓表

負暄堂諱時俛字大而習靜公舉四子公最後生習靜公與其配鄭氏甚愛之既孤從伯仲氏學伯仲氏御家律身不失習靜公餘矩公既少而孺染謹守篤行兼通科業屢占解額輒擯于南省 崇禎丙子世道大變又伯氏殉節而歿自是無意進取築室居于禮山之述谷里年五十七而竟閉門以歿于壬寅四月十一日前娶縣監黃脩女繼以 定宗後裔李氏其考士人隆也皆無育以仲氏子基恒後焉命錫慶錫其二子也宋氏著籍恩津譜自高麗判院事大原

本朝處士愉有清節隱德世所稱雙清堂者也其玄孫西阜公龜壽與弟圭菴先生麟壽妹壻成東洲悌元合堂講道人號其居爲三賢間西阜公生都事諱應期習靜公其第四子清名直道爲世所宗諱邦祚伯氏諱時榮 仁祖朝贈官旌閭仲氏諱時瑩士林推爲領袖公嘗謁清陰金先生于陶山先生以故人稱子甚視之許以稱家子公名堂以負暄豈所謂自貴珍者耶公歿後廿一年從弟時烈述

延安府使宋君墓表

我宋自麗末以來直下相傳士大夫不絕無如松潭公諱柟壽家其長男諱希遠有醇德又其長男諱國

銓以孝行稱 贈吏曹叅判君叅判公之長男名奎
淵字子靜自幼舒遲有如成人羣兒雖犯之而不校
也才既齟齬受學于同春公浚吉余亦差先一飯而
又以爲此實雙清堂胤胄寔一族之宗視之異於他
宗凡有所知所聞必以詔告君亦信聽服習既長余
語同春曰吾宗何幸主盟者可以不墜先業應曰然
然立揚未易豈非諸宗之責乎余曰觀其與物無競
自可享有多福既長大鄉黨皆稱其賢蓋君逮事松
潭公其能食時松潭公以一盤時果置前詔羣兒取
食君獨隅坐不動徐取羣兒所餘松潭公大異之賞
以獎之曰汝毋失此心不惟君之美質其教使然也

叅判公沒時母夫人尚無恙顧言曰吾不幸不克終
孝汝其奉養如吾誠君泣受教其後無不允蹈始爲
繕工監役以親老不欲仕親戚強之黽勉略就而歸
復爲典設司別檢又以疾辭旋除青巖道察訪陞司
畜署別提以掌樂院主簿爲咸悅縣監近境有海倉
爲其監稅官者所得輒累百斛以故守令多以蹊逕
求之方伯特定於君君一無所私遞復監永同縣縣
有嘯聚徒殺越君設機捕之朝廷賞加通政階君誠
心不欲而終不得辭俄有所不樂遂賦歸丁內憂疾
作家人欲用薑桂君涕淚如瀉曰何忍爲此人亦終
不忍強也服闋由五衛將出爲龍潭縣令東吏如濕

薪上司信其怨謗據例則中考亦遞而必置於下物情以爲己甚也上司得其實後亦悔之未幾由僉樞連有延安府使沃川郡守之命臺諫有言或不赴或既赴旋遞論者多惜之自是無復世念日與宗黨老穉優游寬樂有終焉計竟以崇禎乙丑七月四日卒于正寢得年六十六時君弟大諫君奎濂受由歸與諸子葬于龍田里卯向之原北去其家二喚而近夫人閔氏不勝喪其十二月十一日下從而祔焉年六十七其考令拊祖叅判汝任子相抃生員爲叅奉相曾生員相迪業儒女壻李世箕相彥相賢相愚相仁側出也相抃生子晁燮餘幼相曾生一子三女

皆幼內外子姓二十餘人君居家有善行而尤於祭祀致誠涖職洗手奉公死之日無衣服以歛無貲財以葬子孫不免寒餓可謂賢矣閔氏柔順仁慈舅姑甚安之曰吾家之福也我宋籍恩津縣圭菴文忠公譜自判院事大原以下至執端明誼有名圃牧陶三隱諸賢間至其孫諱愉世所稱雙清堂者清風峻節振耀於世松潭公其五世孫也雙清室堂至君兄弟益灑掃不缺奉先諸事方與諸宗修舉余每贊助而慶幸於心矣今焉已矣誰嗣爲宗其繼述之責又有其人吾宗福祿蓋未艾也余嘗評之曰君雖科第躋蹙而官位不甚卑屢得專城孝養其親兄弟同被翕

有湛樂子孫衆多而齊躡俊游此皆君善心之報也
略書此以表于其墓云

工曹正郎宋君墓表

此公州錦江之西熊津之上前後左右固密而爽壇
者故正郎宋君希張之墓也希張年四十而沒於
崇禎甲辰七月十六日乙巳噫何其短也然計自省
事以來則猶三十年也其三十年間其善行之著見
者余不可勝書矣其將撮而言之可乎昔聖人有言
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以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希張其庶幾乎此者矣夫希張以同
春爲父則其得於家庭者固宜如此而然古今天下

有賢父兄者何限而多不能樂有或反詆之以爲昔
之人無聞知雖同春之教備且正而非希張資稟之
美何以能此同春之爲父希張之爲子可謂美矣世
方謂同春之學不出戶庭而授受端的矣不幸希張
早嬰疾病不得大肆其力識者已爲之惜然年齡方
富人猶冀其終有成也雖同春之意亦且如是矣嗚
呼五行迭運紛紜不齊氣清者數局亦理之常也氣
之清故其行善數之局故其年不永此則自古而然
不獨程門有邵公矣念昔同春中歲羸病幾不可爲
矣希張奔走醫藥竭其誠力又自曉其方技竟致其
平善光膺聘召輔導 聖德雖謂希張亦有功於世

道可也希張年三十以親命舉 孝廟朝進士始調
齋郎移翊衛司洗馬遷副率後超授宗簿寺主簿改
工曹佐郎陞正郎卒爲尼山縣監佐郎時嘗被輪對
奏事詳雅 顯考善之皆允其所請仍問同春病如
何何時上來一時榮之希張先妣鄭氏愚伏文肅公
諱經世之女有德有禮希張之有教蓋不獨同春也
娶大提學樂靜趙公錫胤女生男炳文炳夏炳遠炳
翼一女爲元夢翼妻希張才美足以爲世用善行足
以受遐福而皆不能焉意者天之報施其在後人歟
希張名光棧少從學慎齋金先生與余遊尤久相視
如父子余聞其訃與老婦走位哭歸視其就木又與

同春握手臨穴而慟又九年而哭同春並作其兩世
幽誌今又述此文嗚呼久於人世真如何也銘曰
錦江西流其水滄淪上有丁峰其萃無隣同春之子
是曰希張同春來葬會者怨蒼水可渴山可夷同春
之名不亡同春之名不亡此墓與之俱長

從姪基隆墓表

叔父習靜公諱邦祚長子曰野隱公諱時榮習靜公
清名直道冠冕一世野隱公大節卓然與劉太師趙
池州相埒焉野隱公有子曰基隆字興伯質直而好
義見善必爲見惡如病心以爲是則直前不顧有萬
牛難回之意其所鄙夷則雖舉世譽之而若將浼焉

好施與恤貧窮不計有無事諸父諸姑一如所生於先賢最慕栗谷先生常讀其書自野隱公殉節其所哀慕實如劉屏山之爲者遂歛跡自廢築室先隴力田奉祭 朝廷推野隱恩授 孝陵叅奉不就後又以道臣薦狀除青巖道察訪又不拜 命 孝宗朝嘗謂余曰 主上奮發大志聘召草澤叔何時應命乎將棘矜前驅以死於讐虜矣其甲子一周以崇禎己酉承野隱志返葬習靜公墓於清州之先塋其十月往浴於延豐之溫井其十八日遂終焉余往而哭之延豐宰俞枋忠州牧使李河岳皆來治事監司李翮發禡舁歸其十二月一日窆于習靜公墓下

興伯少於我三歲相與長大未嘗有旬月不見者屬雖尊卑而實如昆弟朋友也然余有過失必斥言不少饒己有所嫌亦不諱而相質余每以畏友待之今則世無知己者矣吾家世以禮法相傳至興伯益修明之立祠堂於正寢之東而三間四龕旁親亦祔早起拜謁朔望俗節必薦時食四時必祭忌日必哀大綱旣舉而節目亦備今長子元錫克承不墜興伯可謂有作述而無憂者歟興伯先妣李氏其考勵節士也習靜公文誼甚篤配禦侮將軍李弼元女男卽元錫次光錫允錫朴泰運李頓曹一周其壻也系出世德詳在習靜公碣文嗚呼興伯之善行可書者甚多

而惟守志沒身不獲世之滋垢豈今人之所可及者哉嗚呼何處得來也

從姪掌令基厚墓表

從兄宋公諱時琰隱德不仕喪其配鄭氏及再娶而以其子基厚託余余子視而渠亦父視謂將余死而喪之如父矣乃以崇禎甲寅年五十四而無病而逝于其十月二十三日嗚呼其喪余乎其喪余乎既葬其從姪元錫爲之狀又其妻李氏與其壻李增華俞相基崔泰昌叙次其平日行跡俾余記其墓嗚呼渠平生杜門歛跡其可見於事爲者無有矣惟家居之行爲學之方俱有本末故略叙其梗槩焉其年十

二端序則見就余受小學書危坐讀不輟同春公見之曰吾黨有人矣以余家甚貧而疏糲也曰此兒恐不能堪頻召而與之食且教之不倦時其門下生甚衆獨見愛如小程之定夫也既學四書則槩知趣向遂通家禮心經近忠錄以及於詩書易禮記等書以爲窮格之大致而曰爲己之實踐履是也故終日靜坐未嘗偏側起居行步務皆端重安徐事繼母如所生嘗遇其染厲侍疾不去與異母弟友愛彌篤其行義著聞從學者衆朝廷屢授以官皆不就蓋以天地翻覆又伯父野隱公諱時榮殉節而沒益自痛疾歷幾官而以命下召者幾中間至有別諭而一不

出脚可謂介石而確乎不拔者歟嘗謂後生日周先生德學之盛人皆不知而惟程太中知之今人少得焉便標暴於世者豈非可羞者耶舊與尹鑄相善見鑄中庸而喜之余責曰何物尹鑄敢詆章句而自立新說耶對曰謹聞命矣遂屏去不見他人之中毒深者則終不能然矣斯可以見其勇也自少至死未嘗去書不觀則其所資者深矣其篤行之實終始猶一著於家而行於鄉里雖不善之人化服者多其爲己之功不可誣矣故俞相基別爲敘述而稱之曰公稟粹而端行完而潔學務實履而孝友爲之本內葆貞醇而仁信積于身口無擇言而和易無雜身自安

舒而動循規繩忤心鄙意不滯于心胸之間閨房之內不弛其敬謹左右圖史頽然其中內重外輕得深誘少噫斯實語也夫知行之不可輕重如鳥翼車輪不可廢一今以其平生考之則其義篤其事理可謂行過於知者矣然末世爲學者例病其行之不能之餘則其偏重於此一邊者亦豈非興衰補弊之一助也耶惜其自少善病不能盡其力於讀書窮理而年又不永終不充其初志之所期此不獨余之所深慟而同志之士蓋莫不相吊焉嘗遷其母墳守柩露處幾日霜雪衣體而猶不變爲同春不肉踰期其年數之促雖云天運而亦豈因毀而致之耶嗚呼尤可慟

也有六女未行者三人以其弟基久子皂錫後焉其墓在清州治南馬巖里東距其五世祖 贈叅判公諱世良墓幾步北距其祖習靜公諱邦祚墓幾步許其世系具於大碑碣此不復著其字曰誠伯其門人題其表曰問道先生云年月日從叔父時烈記

子婦李氏墓表

子婦李以 崇禎辛丑四月廿一日年三十五而亡余哭之甚慟其十月某日葬于水原舞鳳山萬義里之坤向原其後余過其墓必涕泗嗚咽不忍去必奠杯爲文道余之慟至今十五年而余之悲如一日焉非余之悲子婦子婦之賢能使余悲不能已也子婦

生於貴而能恭且謙習於富而能儉且勤性敏而不以智自多福多而不以厚有挾善於治家有侯轉運之稱而能廉潔自守不以書史爲事而所行暗合於禮法其所以事我者誠敬備至余亦愛之重之意其克享祥祉保族宜家備膺多福壺彝著於閨房慶譽流於子孫矣奈何天靳遐齡蕙質早萎諸呱盈室家事零落使我抱無涯之悲耶嗚呼慟哉子婦 中宗大王六世孫考都正挺漢祖凝川君澈曾祖唐恩君引齡高祖河原君銍 宣祖大王之兄也子婦初名某 璿源錄以其行焉年十八歸我子基泰生子殷錫疇錫茂錫淳錫晦錫女一人蓋我 列聖有睢趾

之美雖委巷荆布皆知貞順之爲德矧子婦觀法近而承化親宜其衆善極備風教長流也其數之甚局亦由其氣清而然吾知理之必然而悲猶不能已者以賢之不能忘也子婦亡時謂侍者曰舅常愛我矣聞吾死悲必甚矣嗚呼是尤可悲也何以則紆吾悲以慰其孝心也余待刑癘土朝夕就滅時議皆曰彼宋某其罪宜死余懼一朝有命使子婦之賢終泯亟書墓表之文焉

從姪基恒墓表

從姪基恒字士中生以崇禎丙子死以甲辰二月十三日葬于其考負暄公之右世系具于左表生而

清明孝悌性又峻潔見人有不善行則雖幸友要人必奴詬豕視不少饒妻李氏牧隱之後尚稷之女常誦小學及二南若干章及出師表蓋女士也既寡而哀感甚雖有二孩不顧也竟以毀而下從焉嗚呼夫可惜也妻可悲也其二孩皆長成有室天將以是報而昌之耶從叔時烈銜哀以書實崇禎壬戌五月也

第五孫晦錫墓表

有明朝鮮宋晦錫字希文其先恩津人大父時烈成均生員父基泰曾爲郡守母李氏中宗大王六世孫其父擬漢官同知敦寧府事晦錫生於崇禎戊

戊稟質清明正直生三十八月喪其母既葬問曰母氏何歸余告焉則取其母食器抱持曰戀母戀母余泣而歎曰此可驗爲堯舜矣有藝學廿六魁鄉舉越明年又占京試是歲病痰疾越五年戊辰十月五日卒常愛余甚至嘗從余栴棘海上色尤怡怡暗涕漣如矣俄以事略歸己未夏忽聞鑄積白 上殺余將有後命倉黃南走謂其妻曰吾不忍見祖父受 命吾志決矣吾死以伯氏子某嗣我及至海門主將畏鑄積不聽入欲自經於林木主將惻然許入既至鑄積計賴 聖明不售其後餘孽復踵舊轍矣晦錫疾既革謂余曰祖父斥詖淫太甚雖爲世道計獨不思

明哲保身之道乎余曰退之有言若使道由愈而粗傳滅死萬萬無恨退之猶如此况不見鄒辨閩壁乎應曰然然則子孫與有榮矣嗚呼不聽其言今至於此死者有知必爲飲泣矣嗚呼晦錫爲余決死而吾血泣五月猶不死可謂頑然如石矣然悲亦不幾時矣吾以此自慰而慰其孝心焉其妻李氏畏齋相公端夏女男曰婺源女曰坤亨墓在水原萬義里尋伊洞東去其母其祖母李氏墓五里弱余以朱子訓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而只取程子土色之光潤焉

僉樞宋君墓表

我先君遭難童羈不肖習知宋僉樞館接舊恩仍與

其子禦侮將軍胤昌孫興吉士豪宗好最篤每至其家追撫遺跡輒想僉樞之爲人又嘗侍堂叔典籤公則爲誦梧陰尹相國之言則曰宋某池館至今無恙否當時亂離甚羨其閑致也因自誦其所咏二絕云噫今去壬辰寇亂倏然六紀矣不唯僉樞已不可見而吾與士豪俱孤露老大矣每相對愴然也今士豪以僉樞墓表見託噫何忍辭爲余謂士豪余猶及見乃祖矣不須有乃狀也乃祖形貌魁偉善笑與語以大家承重子力田畜好行其德館宇靚深樹竹茂密鑿沼種蓮名其堂曰淨友良辰勝日觴酒絃琴日與勝士爲娛浪然有長者雅致與余族曾祖龍壽申僉

樞世根見稱以三傑此其大略也諱黃生字仲耆嘗輸粟補武功級後蒙優老典陞通政年八十四而以萬曆庚申六月十五日沒葬在其考郡守世勁墓下妣順天金氏母熊川金碩全女配丹陽禹氏無子爲後者禦侮也娶牧使金殷輝女生士豪及四女典籍朴弘護尹澆權楮俞柙其婿也士豪男光材二女適崔鉉任自重先系已具郡守公表故不復著焉余嘗謂士豪淨友堂須復其舊且揭梧陰詩什而吾與子俯仰其間以續乃祖與吾父之舊遊不亦善乎顧士豪未暇故略叙於此噫僉樞行義固多矣最其蒼赤苟士夫支屬則除其籍而不責貨曰烏用是市道也

噫此今後世所有歟我未見也銘曰
簪纓之炳然也惟稼穡兮我所寶聲利之囂然也惟
閑適兮我所好無不足兮奚所望黃土一丘兮惟千
古

副護軍宋君時興墓表

宗人護軍宋君時興嘗自銘曰不害於物不佞於人
不虧其體不羞其親噫生人之理其於是乎庶矣乎
君既沒其孤尚敏泣謂余吾父少學于徐孤青起之
門人朴大中受四書意所謂書者不徒讀而已故善
言善行多有之其小者則道遺不捨而其大者則
皇朝破後匪風之思不覺其發於言世人讀書一言

幾乎道者或寡矣又吾父嘗疏糲不繼甚矣其貧窮
也而能有所不取不爲其教諸孤皆依於義理不肖
之不甚得罪於鄉里者抑吾父之教然也其生也局
於賤微其沒也又無以厚庇其平生獨知文字爲可
貴墓而得此則庶可以慰其魂且塞余無窮之心且
庶幾君子發潛闡幽之道矣余曰君之所自銘者盡
矣夫何贅焉惟吾宗散處郡邑者非一而獨馬山之
族能漁獵以養親親表相好無忿爭之事而助力節
用不以欲敗者人皆曰是君之善是亦可書也我宋
自高麗判事大原已爲名族至進士汝翼其妹壻鄭
文翼公光弼銘其表而從孫圭菴先生書焉其子進

士世一嫡無嗣子億達孫應宗至曾孫壽長以武功
級同知中樞府事娶僉樞申世根女生五男君其第
三也君字泰叟以 萬曆庚寅生卒于 崇禎壬子
之四月十四日其九月葬馬山原先兆令人周氏祔
焉今 上朝嘗推優老典君再蒙 恩自通政陞嘉
善閔公鼎重判兵曹付君龍驤衛副護軍子尚濂尚
哲而尚敏其季也爲生員士友稱其文行二女適忠
義衛李縉望梁應泗曰尚訥側出也孫後振尚濂出
也銘曰

高原深谷有表于瑩何必多記然後爲銘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五

